

新報

孽世代之聲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6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5年十二月八日

第十五期

AIDS MEMORIAM



愛滋人權步難行

一場與自由主義者的戰役
 英國音樂海盜們的空中戰役
 從電腦工程師到劇場演員的王榮裕
 台語文社的校園據地
 新建築倒塌的虛無洞察

專欄：
 香港郭達年：廠牌和文化實踐
 王志弘：資訊流竄的移動牢籠
 吳宛菱：創造無言進的藝術生態

破

週報

第十五期 政策的 運動的 和破報一起關懷愛滋人權的

破週報將於下期推出「人間十年」特別專輯，在這個星期日（十二月十日），下午兩點到六點，在台灣渥克（羅斯福路三段210巷1-1號一樓），舉行一個「世代誌異」座談會，希望能展開不同世代間的、不同社會位置與所屬世代文化之間的「真正對話」，會中將邀請陳映真、王浩威、傅大為、顧秀賢、舒詩偉、紀大偉、孫瑞穗等人，針對〈人間〉雜誌創辦以來至今十年的台灣世代文化/刊物/邊緣寫作的斷代史，擬出一個粗糙而開放的頭緒，以將經驗回饋到現世代的人們。

「世代誌異」座談會

從

破週報將於下期推出「人間十年」特別專輯，在這個星期日（十二月十日），下午兩點到六點，在台灣渥克（羅斯福路三段210巷1-1號一樓），舉行一個「世代誌異」座談會，希望能展開不同世代間的、不同社會位置與所屬世代文化之間的「真正對話」，會中將邀請陳映真、王浩威、傅大為、顧秀賢、舒詩偉、紀大偉、孫瑞穗等人，針對〈人間〉雜誌創辦以來至今十年的台灣世代文化/刊物/邊緣寫作的斷代史，擬出一個粗糙而開放的頭緒，以將經驗回饋到現世代的人們。

本座談會採開放的行事進行，任何與會的人都有權在「場子裡」發言，但請遵守遊戲規則，歡迎破週報的讀者踴躍參加。名額不限，自己快快找渥克去。

談起



來函照登

指責破週報

破週報在未經當事者同意之下，使用台灣渥克劇團「桌子椅子賴子沒奶子」劇照與DM，好像只是在剝削我們的形象，而且只為圖利你們自己的版面美觀。

在此慎重通知破週報，應在使用當事者的照片之前有基本的尋問與尊重。否則我們將對此有所行動。

台灣渥克劇團

首先，我想說得是很吃驚有人說我們斂財，因為在長達七個月的在渥克舉辦的表演活動中，像「桌子椅子賴子沒奶子」這樣爆滿的演出，可說是僅此一次的（像自己搞歌就常有個位數的聽眾），在事先，我們本來想說每個人可能分得一千元左右就差不多了，因為主辦單位並沒有提供任何的費用來給表演者與場地，而兩個戲兩百元，實在是全省難得的廉價門票了，我想，會願意參加製作經費如此不利的演出只是因為我們願意支援這樣的活動，如此而已。

而渥克雖小，房租卻是劇團最大的負擔，開放給人們表演，其實是賺不了什麼錢的，真的不如去賺別的錢比較快。但是對於以若碰到爆滿的場子，可否有較好

的處理方式，我們會努力想想。

另外，對於污蔑「藝術」，我想我是擔不起這個罪名的，馬桶與唱「愛肝」都可以是藝術了，難道我們就不是？而「抄襲」的指控更奇怪，放音樂跳舞你可以說是「抄襲」河左岸，那全省的歌舞秀都「抄襲」河左岸嗎？至於演員的表現是有其生疏的地方那是因為我不想叫渥克的演員來「扮演」同性戀，我寧願找一群沒演過戲但真的了解女同戀的同志來參與這個作品，我想那是爭議的地方，可是我卻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即使他還不會演戲，也可以大膽試試看。

最後，謝謝你的種種意見。而如果你真的還是很不高興並且覺得我們真的在「斂財」的話，請來渥克退票，謝謝。

台灣渥克 / 阿毛

破「破週報」！

看了第十三期的破論，覺得POTS的「格調」是愈來愈高了。整篇左一句「論述、霸權」，右一句「解構、顛覆」；差一點就以為是在看「當代雜誌」！若破週報的閱讀群衆只是一群互相慰藉的高知識份子，藉著一些政治經濟學的字辭，或另類××夾夾成一陀的話，那是局限且守舊的。相信華世代絕不僅止於大學生或運動者；在反主流壓迫的同時，若僅著眼於知識味道濃厚的「另類」或「論述」，而不試著去接觸圈子外（但就在生活周遭）的人群——中學生、忙碌的上班族、技職生……。擔心未來POTS也會成為另一主流，或格調愈來愈高，進而讀者的局限性也愈來愈大。（PS：愈看不懂，銷路愈差喔！）

希望有一天，破週報不只在金石堂、唐山、B-Side...中打轉；而是成為中學生（進而小學生）、上班族甚至阿公阿媽茶餘飯後的話題。華世代絕對不是一群孤單、局限的人類；更不只是那些高知識份子的「手淫之地」（自己爽，但無濟於事）！

台北 / 廖琳環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lih-pao@cc.wcjc.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文字主編：李安妮、林秀麗

美術主編：王以荷、羅文祥、李瑩芝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賴彥穎、萬蓓琳、王錦華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張育章、江晉廣、郭達年、

洪凌、吳宛菱、粘利文、邱莉燕、紀大偉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段愛蘭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台北字第二七七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 Address: lih-pao@cc.wcjc.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元，半年

(25期) 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元，一年

4488元。亞洲半年 1825元，一年 3723元。

港澳半年 1550元，一年 3162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元，一年 2295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元，一年 2856元。





愛滋世代

女性死亡的第一大死因。而在台灣，愛滋病死亡的年齡分佈層上，20—29 歲的死亡率佔 40%，30—40 歲佔 30%，40—49 歲佔 13% 而美國平均愛滋發病死亡年齡是十七歲，換句話說，因愛滋病而死亡的比率是青年的專利。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在 1980 年代發現愛滋病開始，蔓延至今年一月為止，全世界約已有 2600 萬人感染愛滋病病毒，其中光是東南亞地區的病例已累計至 450 萬人，將近五分之一，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集中在印度、泰國、緬甸等國家。據估計，公元兩千年前，全球將有 4000 萬人感染愛滋，其中有四分之一是來自亞洲。

所以，不妨稱自己是「愛滋世代」吧。這並非對於這個世紀病症普

遍恐懼的說法而已，而是整個世代性格，包括社會的和身體的全然轉變和契機。在社會上，所有的弱勢運動勢然與愛滋運動結合，開疆闢土成為階級、種族、性別、性情向的革命聯繫之路；在身體上，透過情慾解放與性傾向差異的正名化，投射出的情慾藍圖裡，愛滋恐懼所導生的安全性行為將內化成為高潮與否或甚吸引性特質的一部份，有了安全套才有快感的真實經驗將非捏造。

愛滋帶給世界人類的災難，也許和希望一樣多，端看人們如何在面對疾病時發揮過往智慧（雖然我們一直表現的很糟），正如英國著名新音樂團體 The Smiths 所唱的：只有愛和炸彈能使人們團結。

愛滋亦如此。

當保險套廣告在各次文化雜誌居佔寵位，和變成各青年消費大廠最佳賣點的「社會貢獻」標籤時（想想 LEVIS 出的一系列保險套與性安全 T 恤，以及坊間的青年商品），其宣稱的世代並非作愛的世代，而是渴求性安全的世代，當然也是人類現代醫療最無能的世代。

美國的紐約市，從 1984 年開始，二十四歲到四十四歲的男性，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就是愛滋病，到了 1987 年，愛滋病也成為同年齡層



破週報第十五期目錄

愛滋人權步難行

AIDS GENERATION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讀者來函 LETTERS
- 3 破論 TEH POT'S VIEW
- 3 目錄 INDEX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專欄 COLUMNS

- 5 台北之眼—夜泊酒島
- 5 搖滾游擊手筆記
 - 廠牌和文化實踐
- 6 絕美的電腦魔瘋叛客
 - 一篇虛擬真實的論述（下）
- 6 人妖政治篇
 - 創造無言禁的藝術生態
- 7 豚小屋專欄
 - 鱷魚手記：台灣第一部女同性戀經典？
- 7 惡女周記
 - 關於腎虧的笑話
- 8 瑪朵爾之頌
 - 新建築倒塌的虛無洞察

專題 FEATURE

愛滋人權步難行

- 15 台灣愛滋政策
- 16 愛滋受難三部曲
 - 婦女、同性戀、性工作者
 - 父權與愛滋
 - 婦女是愛滋孤兒
 - 異性戀與愛滋
 - 嫖妓與愛滋
- 18 不受憲法保障的人
 - 愛滋病患者人權

- 20 愛滋吶喊在美國
 - 紀錄愛滋最前線
- 22 國際思考在地實驗
 - 訪陳宜民
- 23 新世代全面運動發動機
 - 愛滋人權運動

破報報 POT'S CURRENT

電子花車秀 PERFORMANCE

- 9 劇場二哥王榮裕

藝術實果 ARTS

- 11 月夜，我遇見一個會畫畫的蟹子

音樂豬耳朵 MUSIC

- 13 空中戰役

另翼一律久久 ALTERNATI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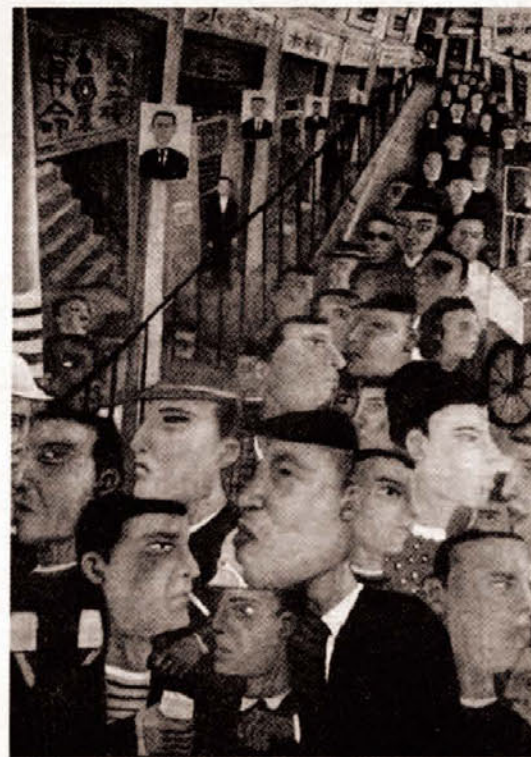
- 25 正傳另翼通訊口號：
 - 代代之間女人四十
 - 影像書寫 VS 台詞接龍

知識檳榔族 ACADEMIC LIFE

- 26 說台語，寫台語
 - 大家作伙來
- 27 各校台語文社簡介
- 28 在學院中想像離開學院
 - 資訊流竄的移動牢籠

社運小蜜蜂 SOCIAL MOVEMENT

- 29 反對民營化
 - 一場與自由主義者的戰役



已出的 POT'S

- 試刊號、第一至九期直接劃撥本社，九折優待
- 試刊號：音樂政治與青年文化（定價：30 元）
- 第一期：墮胎的一百種態度（定價：50 元）
- 第二期：夏娃的藝術（定價：50 元）
- 第三期：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季（定價：50 元）
- 第四期：好玩女人（定價：50 元）
- 第五期：學生萬歲（定價：50 元）
- 第六期：美體帝國瘦身子民（定價：50 元）
- 第七期：壩道橫行（定價：50 元）
- 第八期：反嫖難行動（定價：50 元）
- 第九期：連傘顛覆（定價 50 元）
- 第十期：當代傳奇（定價 50 元）
- 第十一期：北京搖滾世代（定價 50 元）
- 第十二期：革命一起來（定價 50 元）
- 第十三期：美國獨立廠牌四十年（定價 50 元）
- 第十四期：愛滋紀念被單（定價 50 元）

大

事

鍋

藝術

■十二月一日

文建會的舊愛新歡放榜了！

去年更改遊戲規則的國際演藝團隊扶植計畫，龍頭團體「明華園歌仔戲團」曾以拒絕報名以示抗議，今年的上榜名單公佈後，馬上又引起一陣鏡片碎裂聲，包括老牌的實驗小劇場「臨界點」以及「果陀劇團」都紛紛投進文建會的熱情懷抱中，而年年拿第一名最高獎金的「雲門舞集」，今年以配合度最佳的好小孩姿態，再度贏得文建會內部評審老人的歡心而拿走六百萬，拔得頭籌

■十二月五日

失憶四十年的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四十歲了！然而，三十餘年來，史博館還是沿用民國五十一年公佈施行的組織條例，編制只有二十人。組織條例修正草案卡在立院，擴大館地也遙遙無期，看來這個只想著前進！前進！南進東南亞，北試北韓，敲敲聯合國大門的國度，是個不在乎歷史的嚴重失憶國度。

■十二月六日

鄭淑敏不只會買衣服，她還會包裝

誓言要「包裹」文建會大樓的鄭淑敏，繼今年閏八月中秋節的《音樂、中秋、潤八月》活動後，簡直是玩上癮了，決定在明年元宵節再度推出類似的全國性同樂會，舉辦一項名為《點燈祈福、慶元宵》活動，宣稱要結合美術、工藝和民俗以為噱頭，並將地域串聯至台灣本島之外的金門馬祖與澎湖，看來文建會儼然看好此類大型活動，當成每年的文藝季之外，擄獲「深入民間」美名的技倆之一，而有「最美麗的內閣首長」之稱的鄭淑敏，又可在這些民眾聚集的場合中展現她那迷人的風采。

社會

■十二月五日

文鮮明要讓臺灣成為世界的核心！

神通廣大、能以電腦撮合男女成婚已達三十餘萬對的統一教創始人文鮮明，來台發表「真實的家庭與我」演講，吸引五千名聽眾。他說由於現今個人主義盛行，性氾濫徹底破壞了真愛的「天方家庭」，「不僅否定父母、夫婦、子女，更是撒旦通過同性戀破壞理想家庭的地上地獄時代」，只有信仰他們夫妻作為「真父母」，以真實的男女組成真實的家庭，「當中華民國的家庭能做到夫與妻完全合一，神便會降臨，中華民國自動成為世界的核心。」這種政見的層次幾乎和臺灣總統選舉達到同樣的高度——陳履安「心中有愛」、李登輝「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庶乎可與之效法看齊！

營養的 美味的 在精不在多的

，在國科會基於政治現實，傾向「從寬處理」後，陳師孟可要鬆一口氣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

誤把蒼蠅當「包青天」，環保團體只好癡癡的等了

素有「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之譏的監察院，立委大選前生意清淡，所有人只的目光都圍繞在三黨過不過半的揣測上；惟獨環保聯盟繼續捧場。對台電擴充核四機組規模超過百分之三十，卻未重作環境評估，監察院像個小媳婦般委屈地說：早在九月中旬已去函糾正台電、經濟部等七單位了，只是會未獲回應。顯然蒼蠅院的雅號還要繼續加封下去，社運團體癡癡盼望「包青天」伸張正義來臨的願望，恐怕永無來日。

媒體

■十二月五日

一億元國片輔導金公佈

經過兩個多月的評審，八十五年度一億元國片輔導金出爐，或一千萬元輔導金的分別為侯孝賢的「再見南國、再見」、吳念真的「太平天國」及何平的「國道封閉」。獲五百萬元輔導金的影片共有十四部企畫案，分別為：「三十而立」、「她與狗」、「悍婦崗」、「美麗在唱歌」、「萬人情婦」、「一九九五匪諜週記」、「扶桑」、「無非男女」、「一隻鳥仔啾啾啾」、「非常人生」、「藍月」、「大地風雲」、「給逃亡者的恰恰」、「清秀山莊」。

本次報名的企畫案多達七十四部，較去年多出一倍。而新聞局所遴聘的十五位評審委員，業者代表佔百分之五十五，即便如是，近年來國內拍片量最高的長宏公司仍然向新聞局抗議評審「不尊重商業片！」

■十二月六日

TV5 考慮在台付費播出

亞衛二號才升空，由法國官方支持的五洲法語衛星電視 TV5，以決定進軍台灣及亞洲地區。目前以在全球播出的 TV5 可說是一個完全以法國人觀點出發的衛星電視頻道，內容包括法國電影、電視劇、音樂節目等。據估計台灣地區懂法語的觀眾約一萬五千人，市場相當小，多數的第四台業者皆無興趣，因此 TV5 表示願意免費提供錄影帶，或是付費給第四台以提高播出意願。



■十二月五日

臨界點劇象錄：「愛滋病，不過只是一種疾病」

生病有理、愛滋無罪，「AIDS 病毒也是一種生存形式，它也想生存下去！」配合國際愛滋日在臺灣的活動，臨界點以寫實平易的手法，鋪陳人們對愛滋的想法和態度——有排斥、有恐懼、也有接納與關愛。在臺北市府大廳中堂，近六百餘幅愛滋紀念被單傳遞了生死拉鋸的視覺震撼，二十世紀末愛滋病所銘刻的種種歧視和恐懼，在生者的對死者的追念下，得以釋放出永不嫌遲的接納與關愛。

性別

■十二月一日

陳克華站出來！

早在《騎鯨少年》的年代，陳克華就以極度手淫、射精的意象震驚台灣文壇；到了《欠砍頭詩》，他簡直就是台灣頭號帕索里尼的化身。儘管前不久的台灣詩學季刊才將他大加鞭撻，這個相信肛門比子宮是更溫暖的家的騎鯨男子，還是在世界愛滋日勇敢的「站出來」了！本報所有小記者，肅立！致敬！

■十二月一日

第一家同志出版社「開心」成立

全國第一家同志出版社「開心陽光」，於國際愛滋日正式成立。負責編務的楊宗潤表示，出版社取名為「開心陽光」，是希望同志能開心些，而非同志也能敞開心胸接納同志。初期規畫的出版系列包括「同志愛情」和「同志生活」，以交流健康快樂的同志形象，及如何處理同志情感等為主。由於堅持「同志書必須是真實真事」，因此稿源是「開心」目前的最大困境，為此，他們與香港、大陸兩地的同志已準備串聯，互相供應稿源並尋求合作的可能性。

■十一月三十日

回應反對性別歧視，三黨真假尚待觀察

女性學學會、台灣大學學生會與二十餘個婦女團體共同發起的女選民行動，自十一月十八日起在各校園進行「用您的選票反對性別歧視」連署行動，支持婦女團體明年立即廢除國家考試錄取名額的性別限制、及廢除高中、大學軍護課程，至十一月底止，這兩項訴求共獲得二千多人次的支持。三黨對於這項行動的反應不一，國民黨保持其慣有的老大哥式的冷漠，民進黨和新黨明確回答願意實現這項要求，至於，他們的回應是否能成真，還只是空泛的選舉承諾，尚待觀察。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婦女團體得再加把勁，爭取更多的「選票實力」，才可能把握勝算。

政治

■十一月二十九日

政治現實擺前頭，一切從寬處理

關於陳師孟於八十一年九月到八十三年八月間，以台大經濟系教授身份接受國科會補助，赴美國進修研究，卻未依國科會規定，回原單位繼續服務滿二年，反而他調台北市擔任副市長的違約案



文 / 江晉廣

夜泊酒島



活不死的能力。攝影、丘德真無，和許多派不上實際用場的雜技，與賴望下，唯以自棄的，就只剩下頹廢虛罪惡感時才回家。當人們失去任何競爭慾PUB 關門再換一家，撐到滿懷浪費青春於是，每個人都撐著不回家，撐到一家



當夜帶著寂寞降臨時，最需的是別人的聲音，綁住人們不被痛苦的漩渦捲走。如果不想看總裝著職業笑臉的電視綜藝、戲劇節目，不想聽永遠如狗逐狗尾自個打轉的 Call In 廣播，和平東路一段的眾 PUB 們，這些浮在累意圖意海洋上之酒島，就像安詳又靈惑的燈籠，佇立在黑暗沁涼森林裡，展臂誘引落單虛夢的蛾前來棲停。

「春天，海狸和沙特開始厭棄蒙帕納斯和圓頂咖啡館」，馬德森在《沙特與西蒙·波娃的故事》一書裡，如此描述兩位在咖啡館混了逾半世紀的老前輩，「他們找到了更穩重的草場日耳曼區和花神咖啡館——電影和戲劇演員及一群既不完全豪放不羈的，又不完全平庸鄙俗的人的聚集處。這些放浪形骸者，滿口陳腔濫調式的名言警句，像西蒙·波娃所說的那樣，「用悲傷的嘴和游移不定的眼睛」傾吐自己的鬱悶，以此打發日子。」而縱是時移境轉，九〇年代在 PUB 流連的台灣人，依然如此過日子，只不過多了些孩子氣無止盡的嬉鬧，與爛戲硬拖棚的可畏耐心。

除了接受媒體、文本建構的時空，對於許多無路可逃的台北人，尤其是沒錢又得維持身段的新貧階級，這裡是唯一通往世界的道路，或者它就是世界，就是時代。在此，半調子和半半調子的哲學家、文學家、神學家、旅行者……找到自己的講壇，沫沫橫踐、手影翻飛地發表論文。為情所困著，努力地尋找及蒐集著相信或不相信的情報，忙不迭地與

店員或他們專屬的愛情顧問或心理醫生，用精神分析、星座、占卜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分析及預測走向結局。催情的音樂與昏黃燈光下，許多人犯下了光天化日後悔莫及的錯誤，提供其他人議論窺淫的講義，並懷著中彩券般的賭性，不死心地重回此地一犯再犯。或許只有在此才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怪胎，或者如史詩和肥皂劇所教化的，只有活在複雜錯亂甚至無法掙解的人際關係裡，像酒癮般不斷搬運各種悲喜劇，人們才覺得真正活著。

不想回去也不敢讓別人去的狹窄居家，把 PUB 當客廳用的新貧階級們，在此串門子，在此尋找親人與人的感覺，像出現於此才不感到突兀的外國人，用一杯茶一杯酒換來幾個小時的尊嚴。於是，每個人都撐著不回家，撐到一家 PUB 關門再換一家，撐到滿懷浪費青春罪惡感時才回家。當人們失去任何競爭慾望下，唯一足以自豪的，就只剩下頹廢虛無，和許多派不上實際用場的雜技，與賴活不死的能力。

和平東路是夜晚台北的尼羅河，在沙漠裡冲刷兩岸帶狀的腐殖土和綠洲，讓天黑了才真正醒來才變身的人，用酒才能喚起皮膚下沈睡的慾望，找到可以被原諒的理由露出原形，用別人的痛苦來治療自己的痛苦，再用酒廢掉最後一個還想造反細胞的氣力，進入一個安靜如死的睡眠。

林裡，展臂誘引落單虛夢的蛾前來棲停。之酒島，就像安詳又靈惑的燈籠，佇立在黑暗沁涼森林和平東路一段的眾 PUB 們，這些浮在累意圖意海洋上



文 / 郭達年
(香港黑鳥)

Email: lenguo @hkstar.com

廠牌和文化實踐

稍早前在《誠品閱讀》讀到一些導遊性，有關外國另途廠牌的介紹；剛好又收閱到《破報》十三期對美國獨立廠牌列介的專號，覺得廠牌與音樂文化的連鎖關係，與一種可足維持的文化實踐模式的矛盾，值得深省探索。

大概是八十年代初，我像很多台灣今天熱衷於尋找另途出路的文化寫作者，在傳媒有限的橋頭堡落力推介如 Rough Trade 和 SST 般的廠牌。那時候，它們的操作作品性仍與主流廠牌有著相當歧異的分別和區間。當時，這些品牌都漸漸被香港的個別獨立進口商引入其目錄；在台灣，也有如水晶和昌彥等諸路人馬，把這些品牌進口，讓這些音樂影響了一定的在地樂手和樂迷。這個歷程的積極意義是無從置疑的。

然而，因著把音樂類門規劃的市場策略和商品化過程因而

的狂瀾暴漲，這些品牌的性質在外圍置境的吐納下，已經在社會的文化意義上變態，自己後來在音樂吸收的選取定向上，也有了改變。我愈來愈對整個所謂獨立廠牌的文化標象感到虛幻（即使我覺得其中的一些出品仍是出色的音樂創造）。如果以今天其中一些大頭號的活動規模和操作作品性來說，不少早已很妥當地融合在唱片工業的運作乾坤之內，豐肥安逸。

追求一種直接自我掌握的表達方式和傳達渠道，是所自立發報欲求的動始。那也是一種文化的直接民主的要求。在個別行動發覺到缺乏張力和觸點時，一種群集的嘗試成爲一種聚結行動的開始；而成立一個共用的 (communal) 的運作 (網絡建成，進出管理) 模式實體，是一個品牌誕生的自然基礎。很重要，這個集體模

式的出現，是由個體連結而開始的，是一種在社層區間上來說，由下而上的肌能；而且共途的主要目的，是尋求一種比個別獨立而行的活動更具可足維持的生命耐力。這是我理念中理想的品牌的性質。以當今的電腦科技理念來說，就是一個「服務站」(server) 的性質。在這個模式下，所有的主導性其實仍然保存在個別終站 (terminal) - 創造者 - 那邊，而品牌 - 服務站 - 只是提供了集體處理和共用資源的省便。

這樣性質的品牌，在地域草層以上的國際水平面，幾乎絕無僅有。更多的，是一些所謂具有文化遠景 (cultural vision) 的具資源者，在給予個別 -

由他認可的 - 創造者利用其品牌機制的另途 - 非主流樂種 - 嘗試，這種雖然並非完全沒有建樹的關係，卻從來沒有滋育那種「獨立而可足維持的文化實踐」的誕生。相反地，它把創造者對品牌資源的依賴性固化，成爲一種剋限前者出現的制式。對於只視獨立廠牌爲搖滾明星夢的跳板的族類，那會是無可厚非的設置。

當今各式各途的廠牌林立，絕對與一家跨國百貨公司裡的小品商號生相無異；而對於前述的個體的、文化實踐的欲求，在人聲沸騰的街巷攤子間擾攘的民間生機，才是更接近的場區和野域。下期列舉實踐範例。

自然基礎。運作 (網絡建成，進出管理) 模式實體，是一個品牌誕生的。一種聚結行動的開始；而成立一個共用的 (communal) 的在個別行動發覺到缺乏張力和觸點時，一種群集的嘗試成爲

專欄

創造無言禁的藝術生態

C
O
L
U
M
N
S

反藝術的目的不是為了滾錢，而是如何挑起爭議性，即藝術評論與議題的再製。阿多諾（Adorno）認為「反思藝術品」可以使人們（創作者和觀眾）揭開藝術中自由回憶的歷史創造，也可以解放未來觀點的可能性。使用藝術來作為發表、顛覆或討論的人類應沈思其行為之價值何在：剝削、仲介、消費性經營、反抗輿論、對照行使內化的諷喻等。

藝術的答案每天都回答得不一樣，這是由於它位於歷史中的詭辯性，試問：意識型態上的彈性果真給予藝術活動以言論之特權

嗎？當另類藝術創作者面對主流提問時，那種為反題目而反，為反回答而答的睿智態度，是否陳述了言論自由的危險性，藝術的負面是絕對正直的，它的邏輯隱藏在社會化認知之外，它的正面敘述看似堂皇，其實另有格局和天地。由於作者賦予作品多觀視點之魔力，每個人所獲得的理念衝擊自然也有多元化的差異，因此互相排斥共識的「爭議性」就成為藝術公眾化的開端，也是產生藝術話題的起點。

如果一件藝術品根本沒有人去談論它，那麼其存在也就失去意義，不管讚賞或批判，都至少是

一則轟炸創作誕生的報導。在藝術作品中的「交互文類」與「意識循環」是個很廣泛的命題，舉宗教內容而言：宗教予以藝術破除迷信的權力，藝術則利用宗教教義來拓展深度。這兩者之間的互動融合正可以

看出藝術從其他學術領域中「借文」創作的題旨，藝術是一種無界限的模擬，也是對現實綜合的反撲。

由於作者賦予作品多觀視點之魔力，每個人所獲得的理念衝擊自然也有多元化的差異，因此互相排斥共識的「爭議性」就成為藝術公眾化的開端，也是產生藝術話題的起點。

前衛畫面的產生，在各種展覽媒體介面中的大膽預言，實際上正是「超越藝術

」的實踐。現實如此貧乏且枯燥，讓藝術家們想要刁鑽地製造出另類景觀來，想要掙脫出物質的禁錮、突破，以獲得「藝術表達世界觀」的主張自立。

看完高千惠女士在〈台灣另類藝術空間的活門與窄門〉文中的論見，頗有深化的感觸，但文章中唯一的缺憾是未對另類藝術的「言論空間」提出。另類藝術的基本原則就是，只要是場地都要去攻占，在非主流環境中謹慎施爆，搶先把不討好的話說出來。吵架也是戰鬥的力量，捕捉別人的意見來作反駁的材料，將再詮釋的工作製裝成一門「政治藝術」就是另類藝術生存之道。

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文化的說謊技巧都很高，祇不過風格各異。而且自己的謊造不會自拆廢台。藝術採掘社會哲思的方法機密各家紛陳

，卻可被綜合在「新文化生活學」之中，藝術的反叛行動也需要企劃開發。所有藝術都需要回歸，就如所有唸過洋墨水的人也要用母語重新折返，不管是認同台灣或是中國，藝術的意識脈絡依然要繼續再現。繼續獨立傳承創作者的藝術傳記生涯，這是選擇藝術的宿命，也是必然的始末。

藝術不論是個人的或群體的篇章，都需求著一種「精神上的反觀光」，如果完全為觀眾之接受理論而創作，那麼原創的意圖就會被模糊掉。是故前衛藝術的表演中，反觀眾陶醉觀淫的立場，正是另類藝術之所以不肯小心侍候其受眾、不肯與藝術展演機構通力合作的意願。

另類創作者認為自己的作品一旦被收編，就喪失了叛變的真操與主權，也就不再是自己血肉原真的一部分。舉例來說，另類作品受到博物館藝術編史者的「歸類」，而失去替自己創作理念申訴內容的權力，主流錯誤的分類法是一種扭曲管理，更可看出藝術真理與異教主張遭到忽視的處境。另類藝術也應該由一個「獨立部門」來建檔經營，細分其次目類別，勿與「純藝術類」混為一談。

另闢蹊徑的藝術並不一定就是打馬虎眼說馬虎話的「非傳統」，它可能是戳破文化偽貌的造化，也可以是對現實世界重新設計開創的藍圖。把馬虎話記錄下來也可以成一門藝術，另類藝術撿拾即是，與窮富無關，意在於刺探、冒犯、褻瀆、挑架、鬧事、爭議。

和平對另類藝術是無用的，是絆腳石。

文 / 洪凌

一篇虛擬真實的論述（下）



絕美的電腦魔瘋叛客

Cyberpunk: A Virtual Discourse

（在天使居住的城市裏，發生了某樁聳人聽聞的案件。聲譽斐然的詩人悍然屠殺他的家屬、親友，完全失序。於是，格利·畢爾（Greg Bear）讓他筆下的心靈工程師悄悄偷渡到犯罪心靈底處，沿著儀器闢出的路徑，步步驚險地跨入詩心內部，窺視腦神經重演、拼貼、組成真相與謊言融成蝕骨毒液的記憶禁區……

原來，完美無瑕的外在環境抵消

不掉慾望魅惑擇人而噬的意念。深入心靈迷境的探險者呀，雖然你只是戴頭盔，以某些網線串貫它的腦波，但是一切皆「真實」得令人發狂。

最後，偷窺者體會到被撕裂、雞姦、殺戮的「真正」滋味，以某種致命的管道和病態的詩魂交合於 Cyber Hell（幻設地獄），永無脫身餘地。這部《天使女王》（Queen of the Angels）呈現心靈崩離的慘狀，畢爾的另一部作品《血色音樂》（Blood Music）則大肆展覽實際肉身的腐化與溶解，告訴你何謂「主體的消逝」（the end of the subject）——就像卡夫卡在《變異》裏的變形伎倆，或者大衛·克羅能堡（David Cronenberg）在《變蠅人》（The Fly

）或《孵胎》（The Breed）演繹出的細胞異化，遙遙呼應電腦叛客本身的心靈質變，相輔相成。）

【還有好多數不清的變形事例。畢爾在短篇小說〈Petra〉裏就生產出一種組織半石化的核戰後突變人種；馬哥·雷佬（Marc Laidlaw）的〈400 男孩〉也是影像扭曲後的畸零形骸，猶如一尊尊殘敗魔神，大步踐踏劫後餘生的末世遺孤……注意，連線網路的容量過高，資訊錯亂，容量滿溢，硬碟即將自己清除過多的資料，之後，之後……】

之後的空白，就請這雙按鍵的手自行裁決，究竟是要填補或銷毀，創造或殲滅，觀看或遺忘……？

注意，連線網路的容量過高，資訊錯亂，容量滿溢，硬碟即將自己清除過多的資料，之後，之後……

專欄

鱷魚手記： 台灣第一部女同性戀經典？

文 / 紀大偉



豚小屋專欄

在一九九四年閱讀《鱷魚》和在一九九五年閱讀《鱷魚》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頒獎給此書的人間副刊評審施淑青念念不忘作者之死，讀者也不得不讓邱妙津的死亡介入閱讀經驗——讀者讀見的不只是敗部復活的小說文本。

現在的《鱷魚》宛如台灣的女同性戀經典，而對女同性戀文化而言，邱妙津就像是殉難的聖徒（不論她死亡的真相為何，不論她的性傾向認同為何）。固然，在《鱷魚》之前，凌煙的《失聲畫眉》和曹麗娟的《童女之舞》都具有值得注意的女同性戀元素，但《鱷魚》正巧在同性戀議題正式喧騰的九〇年代出版，且刺激了對於女同性戀文化的多重討論，也因此《鱷魚》對女同性戀文化的意義較前兩者豐富。

《鱷魚》的前輩文本如《失聲畫眉》和《童女之舞》都是將女同性戀情懷列為女性成長的附屬情節，然而《鱷魚》卻可以將女同性戀提

升為主題，使得本地的女同性戀小說有可能自成格局，獨立於女性小說之外。

《鱷魚》對本地女同性戀文化的影響力也絕不可小看：早在邱妙津隕命之前，小說中的密碼就被本地女同性戀文化所吸收——「鱷魚」成了中央女同性戀社的名號，而在電腦網路電子布告欄的MOTSS（同性戀）討論區中，「拉子」（鱷魚手記主角的綽號）也成為女同性戀的代名詞。《鱷魚》至此已然成為台灣女同性戀文化中的經典。這不是盲目頌歌，而具有政治意圖：也就是企圖建立台灣的女同性戀文學典範。如此的行動是為了和主流的異性戀意識型態抗衡，和較興盛的女性主義文本及男同性戀文本相呼應，如果沒有砌磚的初步行動，也就沒有後續經營反省的機會。這樣的認可，可視為後殖民論述下的正當化的一步棋——自然，典範化的《鱷魚》在貢獻之餘也有缺陷，而這就有待陸續出現的論述及作品逐漸加添修飾了。

《鱷魚》文本內外的人們都在進行「發現鱷魚」的行為……—但「發現鱷魚」就像「發現新大陸」、「發現台灣」一般可笑，因為所謂被發現的客體早就是既存的主體。以發現鱷魚者為例，他們發現的並不是鱷魚，而是他們發現自己對於鱷魚的無知。弔詭的是，這些被發現的主／客體卻往往直到被觀看者／殖民者發現了之後，才有了開始流傳的正當化歷史；在殖民之前，它們在地圖上的位置是一片空白

惡女周記

關於腎虧的笑話 文 / 陳雪

曾經在一家 pub 裡聽見一個笑話：兩個被認為「很 T」的女孩，在拚命灌酒乾杯之後，一位拍拍另一位的肩膀說——別喝太多了，小心酒喝多了會腎虧！

「腎虧」？哈哈。我在心裡哈哈大笑之後，卻不自覺地悲傷起來。

真是令人傷感。姑且不論女同性戀究竟有沒有一定的「標準模式」，但我確實知道這樣粗淺的分別陽剛／陰柔，帥氣／柔順，並等同於男／女，T／婆，是落入了傳統異性戀文化的陷阱之中，存在著更大的危機。

我不禁想起 S，在放棄了論及婚嫁男友愛上高中女同學 L 之後，二年來做愛無數次，卻始終沒有見過 L 的裸體，她那聲嘶力竭的哀求。

——讓我看你沒穿衣服的樣子！

L 一直害怕自己不能「真正」滿足她，無時無刻都在擔心 S 終於還是會和男人結婚生子，總是安慰自己，只要能讓她高潮我就可以滿足了。

多麼悲哀？有多少人一直從事著女同性戀的行為，卻毫無女同性戀的意識呢？這樣的自我否定和性別認同的錯亂難道不比異性戀社會的歧視和壓迫更可怕嗎？如此不同女性又不能變成男人的矛盾心態又豈是變性手術就能解決的？

一次又一次以白馬王子的姿態贏美人的苦心，卻一次又一次得到「我只是在幫別人養老婆而已

」的結論。傷痕逐漸加深。換伴侶比換季還快。

——今晚，脫光你的衣服在鏡子前正視自己。

惡女如是說。逐一檢視隱藏在帥氣衣褲之下的身體，乳房的起伏，陰毛的柔軟和陰部繁複的層次，你依然瀟灑帥氣風度翩翩，那種特質並不代表就是男子漢，人不是只有一種面貌，但卻不能完全否定自己。如果還是很想變成「生理上的男性」，那不妨按部就班尋求醫生的幫助，並衡量變性手術的種種困難和不便，試著去克服心理的障礙。但如果接受鏡子裡自己的身體，請相信一定會有女人也如此寵愛你的身體，並且明白身為女人沒有什麼不好，做一個英姿煥發、勇敢果決的女人是另一種榮耀。

丟棄那些 T／婆，腎虧陽萎、長髮／短髮，有種／沒種……的無聊念頭吧？

女人和女人的情份，才正要開始精采……



C
O
L
U
M
N
S

。在此，我們必須承認：鱷魚是在被發現之後，其存在意義才開始為人理解——因應如此的事實，我們也該留意：殖民前的空白（原本不

是空白，而是被抹去遺忘的），該如何面對？承認鱷魚遭受殖民的現實之後，要如何抵抗殖民？這些都是要持續進行的思索。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帳 戶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 0。	主管：
	1 2 2 8 3 2 9 5		
戶 名	台灣立報社		經辦員：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郵 局 郵 款	寄 姓名		經辦員：
	通訊處	(郵遞區號) □ □ □	
	電話		

本聯經登帳後隨郵政劃撥儲金收支詳情單寄交帳戶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帳 戶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 0。	主管：
	1 2 2 8 3 2 9 5		
戶 名	台灣立報社		經辦員：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郵 局 郵 款	寄 姓名		經辦員：
	通訊處	(郵遞區號) □ □ □	
	電話		

虛線內備機器印
證明請勿填寫。

交易：0501 現金存款 0502 現金存款（無收據）
代號 0503 票據存款 0505 大宗存款

本聯由儲匯局劃撥處存查
200,000 元 (100 張) 245 × 130mm
(60P. 模) (上亞) 保管五年



瑪朵爾之頌

The Songs of Maldoror

E.N. 零落、空洞的擊鐵聲中總是無意識得產生緊張緊繃而帶來恐懼驚駭最後全然地虛無。宛如其棒狀人形的圖騰般，那是人類最原始的圖像表達，其樂音混沌無序與孤零蕭瑟之感似乎是高科技文明崩毀前的預兆；其是一群生活在城市文明中的思想先覺者，對人性日益消逝的危機敏銳

有企圖異化自我的「Changinto Animal」、積極、吸取外界能源強大的「Black Hole: Cold-Stars」或「War in the city」與消極退縮的「Split」。之後同在1983年出的「The Drawings of Patient O.T.」中，E.N.的態度為「Destruction is not negative, you must destroy to build」。就像

Richterskala 黎克特製五級地震加入意象深度的絃樂編制，訴說著解構釋逸過程中那種迷眩的絕美，正因它危險~ No Beauty Without Danger 1989 的 House of Lies 是其成熟之作，在獨立排行上得到佳績，其中一首「Fiat Lux」是將蜜蜂飛行聲放慢混雜柏林圍牆示威錄音的三部曲，狂獸的「

C
O
L
U
M
N
S

八十年代的柏林洋溢著一片適合創作的氣息，新建築倒塌 Einstuerzende Neubauten，這個前衛藝術團體即在此產生。固定的成員有五位：Blixa Bargeld 是個長得像冷峻生化人模樣的觀念主義者，他不唱歌，只痛苦的吶喊呻吟。N.U. Unruh 非音樂家，他只負責收集廢料再改造成 E.N. 的奇特樂器。F.M. Einheit，他對電子與敲擊的專精使得 E.N. 音樂範圍達到更廣。

Alexander Hacke 加入時還未滿十六歲，但已有音效工程的經驗。只彈貝斯的 Mark Chung 則有著中國人的血統，兼管 E.N. 財務。

他們在高速公路下製造聲音，不講練團是因每次都是即興的突發，直至後來 Blixa 才用幾條線分段寫上這時是 Bells、Voc.or-Beat 來充當樂譜。對 E.N. 而言「每一種事物皆可成爲音樂」，在其音樂中，每件事又經過一番自身辯證與抵反，他們不尋求能體現經驗的聲音，而是自己創造建構。他們曾打趣的說那些後繼「工業」樂團不要再白費力氣了；因爲他們早已試過無數種鋼鐵等組合發出的音質，多得可寫百科全書！

新建築倒塌的虛無洞察

文 / 粘利文



Alex Hacke · Mark Chung · F.M. Einheit · N.U. Unruh · Blixa Bargeld · 1984

的覺察並藉由啓示性的非邏輯樂章指摘出。正如團名所指，Neubauten 是 1945 年二次戰後的新建築物，它的崩毀多半源自內部鋼筋水泥（文明）所承受的壓力不均導致，是一種來自本體的摧毀力量。一種建築內部自然宇宙的死亡隱喻，遺留的廢墟成爲時空裡的休止。81 年的專輯 Kollaps 便已彰顯 E.N. 對此外在建築體／內人性頹倒的反應：從「Out side is hostile」、「Listen with Pain」、「A Dance of Mental Illness」等曲子暗示著某種危險的平衡即將破壞。而 83 年的「Strategies Against Architecture」則是其對抗的策略，

其詭說所宣稱的「雙重的 Negativism 對所有可能性是最積極的」因此其從現實藏匿至精神病患的超現實的幻想中，以達到各種形而上的摧毀慾的滿足：「Annihilating Angel」摧毀了宗教的不可侵犯性。「Scorching off」中吶喊著讓我們來燃燒靈魂解放它。「Armenia」這道亞美尼亞哀歌則呢喃著火山將要爆發……。85 年的 Half Man 將危機回歸至人性本位的思考，樂風也溫暖許多並稍具旋律性。探討著自我意識的種種分裂、滿足。E.N. 開始嘗試讓先前摧毀的廢墟獲得些滋潤，以讓它能回復。1987 年的「Fuent Aut Der Nach Oben Offenen

Feurio」則將現代的核電比喻爲象徵毀滅之火。在高科技的節奏與錄音下仍透露著 E.N. 的蛛絲原慾。在此他們找到了平衡點，廢墟被重建了，他們發現原來在文明科技的假象中是可以模擬任何情狀的，雖然這重建的建築中仍然問題重重，但皆可被巧妙地飾過，在這個荒謬的現代。重建的建築早已失去了真實的 Nature，它將不再倒塌，因爲其內一片空假，它將矗立在那兒代表物化的勝利。1993 的最新專輯 Tabula Rasa 白版論中「Headcleaner」以強烈高壓的噪音將意識空白化，一切重新開始？抑或悲觀地結果即如此？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元以上。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或本存款單已經受理郵局寄出者，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通 信 欄	訂戶姓名:	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H)	(O)
	送報地址:	
	訂報日期: 年 月 日	
	優待辦法: 即日起至十月底止, 訂閱破週報	
	<input type="checkbox"/> 半年 (25 期) 八百七十五元 <input type="checkbox"/> 一年 (51 期) 一千七百八十五元	
	從第 期到第 期	
	如欲訂購過期破週報請電洽 2367116	
	轉業務部發行組, 將以八折優待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宜爲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劇場二哥王榮裕

王榮裕就是在小劇場中大家所稱的二哥。在今年5月初於皇冠劇場看見二哥所扮演的法海（金枝演社所推出的《春天的花蕊》），硬被其漂亮的架式給吸引，一直都知道二哥在學太極拳，沒想到功力已是深厚，舉手投足間氣勢穩中有勁。

從早期優劇場到現在成立了金枝演社，二哥一直是個努力中帶著傻勁在不斷的學習、嘗試、探索用東方既有的技藝與表演形式來融入、轉化在現代戲劇中。

而在明年（1996）二哥將帶領該社於國家實驗劇場演出《涼過濁水溪》，這是他們這三年計畫最後階段的總呈現，是關於媽祖關於白沙屯這一片土地的事蹟。

文 / 立善

二哥的家庭背景

— 歌仔戲世家 — 流氓世家

「我是台中歌仔戲世家，我阿公、阿媽是在日本時代整頓戲班。我阿母從小就被「分」來做小生，到現在還在演」。

「我五專讀沒畢業，未當兵前是在混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我阿媽的養女生出來的都是流氓。在那環境長大的不是流氓也算得上是半隻泥鰍，我也有紋身。有一次還被捉去台中警總部關了七天，原因是攜帶兇器」。

父母分離的童年

「從我小時候懂事開始就不知父母在那裡。所以我們是阿媽帶大的，只有學校放假暑假阿母會帶我和二個小妹上台北同住，開學後就回台中。我爸媽常吵架鬧意見，後來阿母就離家走出去台北求發展。」

— 痛恨的歌仔戲

「因為有一天晚上，我老爸把我跟妹妹叫醒，說要帶我們上台北找老母（那時我大概是國小一年級），我們就包計程車去台北老母扮戲的地方。那時我老母都不理我們，換好戲服就上台，台前台後走來走去就是不跟我們說話，等到她下台時就跟我老爸吵到打架（真的是「台前在扮戲，台後也在扮」），我那時候也不知怎麼辦只有嘴裡一直叫他們別相打，結果我老母回頭罵我還趕我們走。當時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一手牽著一個妹妹走下戲棚往黑暗之中而去（現在想起當時的畫面很具有戲劇張力），結果我阿母就跑下來說你小孩子是要去那裡，我也無話說，只是知她叫我們走我們就走，真是「人不要的」，所以我小時候就很痛恨歌仔戲」。

因不想回家而與劇場結緣

「退伍後我老母叫我跟她住，為

了養兒防老，而我當時也只想當個孝子。在1983年退伍後我就去電腦公司做操作員，那時台灣的電腦也剛起步，大家都不是很懂，所以發展的空間就很大。因我跟母親沒什麼感情，於是就常留公司加班，很努力的工作，後來升做副主任。當時我還是很怨恨母親，想不出養她的理由，最後我就用她的方式把錢拿回去就好了，所以公司領的錢我都全數交給她，這是我當時養她的方法。我曾有一次跟母親吵架向她說「您就是當乞丐，從小把我們帶在身邊我們也會很快樂」。

「在公司升副主任後工作就少了，也不用加班，但又不想回家，於是就去學了英文、攝影、交際舞來殺時間。在1988年時從報紙上看到蘭陵要招生，心想有點興趣又可殺時間，於是就去報名了。」

初入劇場之門，覺得他們真偉大

「喔！當時的甄試可不像現在才二三十人，而是一百多人，還考試，考試內容有三至五分鐘的個人創作與跟著老師做動作，很嚴格的，結果我考上了，於是就去上課了。當時分了二班，一班是由卓明帶，一班則是由劉靜敏帶。而我被分到劉靜敏那班，後來也不知怎麼的就變優劇場了。」

「進劇場後思考的東西都不一樣。剛進去時是當啞巴，心裡想他們談的東西怎麼都那麼偉大，我都聽不懂，什麼形而上的、文化的，對我造成很大的刺激。後來我開始完全顛覆掉以前的價值

觀，一切重新開始。而劉靜敏是我的啟蒙老師，我很感謝她。」

在劇場中發現生命，啟開親情的第一春

進劇場後思考的東西都不一樣。剛進去時是當啞巴，心裡想他們談的東西怎麼都那麼偉大，我都聽不懂，什麼形而上的、文化的，對我造成很大的刺激。後來我開始完全顛覆掉以前的價值觀，一切重新開始。

「在戲劇的這個領域裡我覺得它很海闊天空。開始它讓我先模糊的感受到一些東西，到後來我去碰觸到所謂的生命，甚至到現在我已經有點了解什麼叫生命了，而這一切都是劇場給的，我相信這其中還有很多可發展的。」

「在戲劇的這個領域裡我覺得它很海闊天空。開始它讓我先模糊的感受到一些東西，到後來我去碰觸到所謂的生命，甚至到現在我已經有點了解什麼叫生命了，而這一切都是劇場給的，我相信這其中還有很多可發展的。」

「還有一點是我與母親的關係改變了，可以說是親情的第一春。因為進劇場後觀念的改變所以能重新站在母親的角度看她的



▲金枝演社演出《停頓》劇照
照片提供／王榮裕

選擇，與理解她做的事。後來對她漸漸的了解後發現她真的是國寶，她們的東西、戲劇以及她們生命的歷盡滄桑、賣力的演出都使我感動。所以從那時每次當我踏上戲棚台上就又重新的認識歌仔戲、認識我母親（這時我差不多離開優劇場了）。

現在的台灣本土文化已被消費

「曾經想過如果現代劇團不活了，就整個歌仔戲班。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戲劇生命不只是台北，不只是都會區，不只是知識分子。戲劇的生命應該是在廟會裡，別人請你去演。像歌仔戲、布袋戲，還好所謂的台灣文化就是有他們，那真的是活生生的生命。雖然說他們的演出形式已經改變，但是這是因為社會的打壓，他們為了生存也只得換個方式才沒被消滅，要不然那裡還有台灣本土文化。」

「我是覺得本土的東西因一陣子的被忽略，只好一陣子的狂熱，那也很好，等過了一陣子後自然就會沈澱再往前走。所以現在可以看到台灣本土文化已被大眾所消費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三台八點檔，那台沒講閩南語收視率一定是沒法拿第一。這種本土顯學沒有不好，但重要的是接下去的東西是什麼？要怎樣往前走？怎麼跟國際有所結合？這是我們都該思考跟努力的。我是感覺這個發展空間很大。」

（下文接第十版）



▲圖為王榮裕與其母親謝月霞
金枝演社演出《春天的花蕊》

(上文接第九版)

你覺得在接受過的訓練裡，有無不適合自己的？

「有啊！優劇場的東西，因為那是西方思考模式所發展出來的，雖然已經有觀照到東方身體，但是不適合我，不過也有好的方面。而我們現在的訓練大多是打太極拳。其實身體訓練到最後不僅是身體本身而已，還包含了背後的精神與思考跟哲學層次的結合，要不就無法進步，練的就只是身體，無法達到思想智慧上的提升。我覺得將這種方式轉化在戲劇上也是蠻東方的。」

「那是在我們最初的訓練上，到後來的田野調查那東西當然是所謂的本土記憶學習，但是對不起，那只是本土記憶的學習，還沒達到所謂的系統化，是單向、點狀的，只是一段時間並沒有長久去累積。像這樣如何去找出其更深邃的文化意義呢？這是一個問題。」

在小劇場中人的共識是很難完成的，你覺得呢？

「這不只是小劇場，任何地方都一樣。這是台灣人的個性，每個人都想當老闆（開玩笑的），應該是意見都很多。如果一個團體的領導者無法涵蓋到所有成員的感覺、認知，就有問題了。」

你們「金枝演社」現在的訓練方式是怎樣的？有沒有想與你母親的歌仔戲結合？

「最主要是打太極拳在身體訓練上。在表演方面是給演員功課，給一個題目任由發揮表演，要不就讀劇本對角色的探索。」

「演戲不只是演戲，是在演生命。我老母她生活的歷練，生命的豐富是我現在所無法比較的。我希望是完成自己的表演體系後，力量夠了再與歌仔戲搭合。我想這是階段性的累積。」

你對演員的看法呢？

「演員可分三階段，一是『時之花』就是小孩子時，其演出是最純真、甜美而不刻意的。二是『分之花』大約在三四十歲，屬技術的純熟與俱有氣勢。三是『成之花』在五六十歲，屬內斂、沈著，是用生命在演出。」

在這次專訪中有一點最為遺憾的是無法呈現出二哥在專訪過程裡生動、精彩的肢體語彙與入境的表情。(完)

導演的話

藝術沒有對錯、好壞之分，只要是創作，就是偉大，就好像你只要活著就是偉大一樣。

我們打了很多年的太極拳、太極導引，也做了很多年的劇場工作，練拳後的身體和表演的關係，一直是我們在探討的。衆所周知

，身體與文化、藝術是密不可分的，就像西方文化所發展的運動，強調力、速度的表現，是以西方表演藝術同樣地也是偏重於力與曲線美的展現。中國京劇與中國外家武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它們同樣是形體、精力的展現。像這些例子比比皆是。但東方還有著另一套身體觀念，諸如瑜珈、太極拳、靜坐……，迥異於前者，著重精力的內斂而非外放。以太極拳為例，其拳義是在練精力化為氣、勁，練氣、勁化為神韻，再練神韻化為虛靈。這樣的身體觀更進而發展出一套與天地合一的哲學觀念。瑜珈、靜坐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瑜珈之於印度的卡達卡力；靜坐之於日本的能劇，都有著些許關係，至少是引導該項表演藝術背後的文化精神或內涵之一。因此，經由太極拳所淬澀出中國道家哲學思想的這套身體文化，如何能再轉化成一種劇場表演形式，將是我們這幾年汲汲於要去完成的工作。

「潦過濁水溪」在創作上的構思乃是起源於此，是企圖透過「精、氣、神、虛」實踐與理論的結合所實驗的一齣戲，而戲的內容則是在探討人的生命過程正如一部修行史，人們藉用各種方法，無論是外在或是內在的，去構築這個世界以及自我的意義。沒有什麼對錯，於是生命遂可以變成「處處皆是菩提樹」的美麗景致！

就像是「金枝演社」，仍然有很長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要去找尋，而我們的口頭禪是：「做就對了。」



▲王榮裕於電腦公司工作時的大頭照

王榮裕經歷年表

- 祖父謝連枝日治時代歌仔戲班團主
- 祖母謝廖彩雲哥仔戲苦旦
- 母親謝月霞現為台北民安歌劇團當家小生
- 1960年 出生於台中市
- 1983 - 89 大眾電腦公司系統軟體部工程師、組長
- 1988年 蘭陵劇坊表演研習會第五期結業
- 1988 - 92年 優劇場團員，參與溯計劃，任訓練指導
- 1990年 參加環境劇場戲劇大師理查·謝喜納 (Richard Schechner) 在台之戲劇研習營
- 1992年 參加日本狂言名師野林耕介在台之戲劇及發聲研習營
- 1992 - 94年 參加古名伸老師接觸即興研習班
- 1993年3月 成立「金枝演社」
- 1994年 參與雲門舞集秋季公演

田野經驗：

- 雲林／吳天羅師傅／學習車鼓、陣頭
- 基隆／李游坤道長／學習道士科儀、吟唱
- 斗六／王宏隆師傅／學習獅鼓、拳術
- 台南／史文展師傅／高蹺陣
- 台北／態衛老師／太極拳
- 台北／王來靜老師／氣功
- 台北／民安歌劇團／歌仔戲
- 1990年 雲林金湖牽水藏儀式
- 1991年 台東卑南族猴祭、獵祭、屏東南洲鄉王船祭
- 1991 - 95年 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徒步進香割火儀式
- 1993 - 95年 白沙屯五雲宮及土城分宮例行年度道士科儀及乩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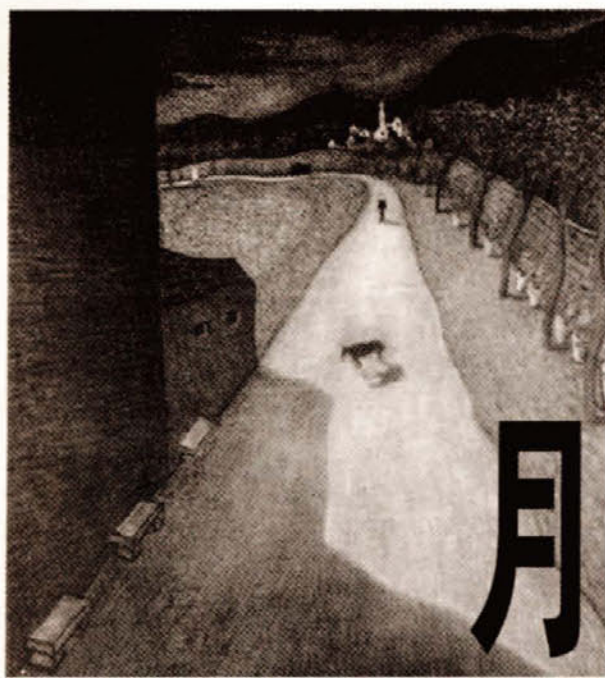
▲進劇場之後的大頭照

演出作品：

- 1989年3月 優劇場 重審魏京生
- 1989年11月 優劇場 鍾馗之死
- 1990年10 - 12月 優劇場 七彩溪水落地掃
- 1992年1月 優劇場 山月記
- 1992年10月 方圓劇場 荒野之狼
- 1993年11月 金枝演社 成年禮
- 1994年3月 皇冠劇場藝術節 九四敦北事件
- 1994年8月 金枝演社 停頓
- 1994年11 - 12月 雲門舞集秋季公演 流浪者之歌
- 1995年5月 金枝演社 春天的花蕊 - 寶釧、素貞與青兒

編導作品：

- 1992年8月 台北縣中元普渡祭、宗教藝術節 演出組 好兄弟新樂園
- 1994年8月 金枝演社 停頓



▲(陰影)

月夜， 我遇見一個會畫畫的蟹子

文 / 王錦華 圖 / 張立曄提供

「獵獲蟹子的最佳時機是銀色月光下的時刻。通常在晚上比較容易認出他們，那時他們都穿好衣裳作夢去了，整個人都包在生動的想像之中。月光巧妙地與蟹子多樣的心情和變動的思緒相應。」星座書是這樣似詩非詩地描寫蟹子的。往往還有如下的形容：包容力強、顧家的、戀家情結、多愁善感、充滿母性、情緒化、溫柔含蓄、懷鄉戀舊、保守謹慎、好靜默獨思、重安適的情境、未雨綢繆……，在寒流來臨合歡山下雪了仍有月亮的那天，遇見一個會畫畫的蟹子。

■用頭腦畫的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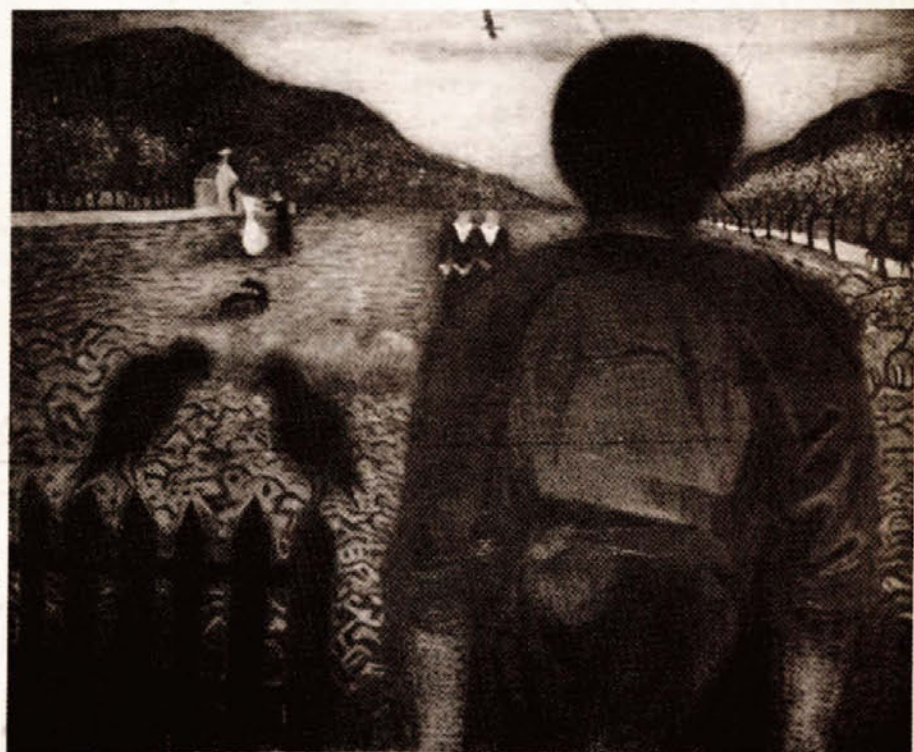
在碰面之前，其實是先認識他的「畫」——那些被他形容為用頭腦而非個人情感去創作，畫得很痛苦的報紙漫畫、插圖。也許，你也注意過中時晚報副刊上「非關男女」、「書呆子」的單格漫畫；此外還有自早、開卷、自由副刊上

的插畫，那些筆法洗鍊帶有歐洲幽默趣味的畫風吸引了許多人的注目。

是在大三將結束到大四開始的那個夏天，張立曄畫數百張的單格漫畫。起先只是單純的為學校的校刊畫，後來畫出了趣味，加上朋友們的反應都還不錯；於是他就毛遂自薦跑去找出版社，最終以「沒有市



▶(萬華)



▲(在旅程中)

場」退貨收場。

還好，這倒也不是非科班出身的張立曄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像每個愛畫畫的年輕人一樣，童稚時對「梵谷傳」的感動，是張立曄頭一次燃起立志繪畫的想法；然而，在聯考日夜折磨的壓力下，恐怕沒有幾個高中生會真的頂著夏日的豔陽在野外寫生，在冬夜裡描繪蕭索的大街、流浪漢、盲人及乞丐的身影。一如他說：「我記得高一時某次考試，我逃學去嘉義附近重劃區附近遊蕩畫圖，幻想過一種白天刻佛像賺錢，晚上回家畫圖的生活。我想，我已經開始吸食繪畫的毒癮。」

真是個不乖的學生！不乖，是的。因為也還不是叛逆，只是受了一個奇怪又早已作古的荷蘭人的影響，只是單純地想去追求一種感動；然而，父母和老師是不會懂得的。他們不會懂一個看來安穩沈靜的孩子，為什麼會逃學去畫畫？（真的是去畫畫嗎？）為什麼會打定主意要休學去學作麵包？（真只因爲麵包迷人的香味？）就像他們不會懂得夜裡星光的閃躍與樹林間風聲的奏鳴。

■敲不開美術系的門

就這樣自我摸索，一個嘉義高中、單純內向的男孩，從來不曾進過畫室學畫，憑自己的實力考上了藝術學院美術系。然而，家人激烈反對。剛唸了第一期的《當代》，介紹傅柯，懵懵懂懂興起唸社會學的念頭，在當公務員的父親，暗忖日後可以安排兒子進「社會局」做事之下，才同意他唸社會系。

陰錯陽差唸了社會系，張立曄大多時間還是不務正業。尤其是認識了一群熱切創作的朋友，他們寫詩、寫小說、拍照、聽音樂、看很多很多很多的電影。這段沈迷文藝創作形式的日子，也許每個「慘綠少年」都走過，但少有人中的毒那麼深、那麼久。他們也多多少少積累出一些成績；張立曄的小說和詩都曾受到文學獎的肯定。

「升上大三之後，我沈溺於日本

文學，尤其是夏目漱石和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之中，久久無法脫離。不料這種接觸劃上了我小說創作的休止符，大概是被偉大的作品深深感動的同時也被劇烈的打擊，自知才能無法超越，於是決定不再寫小說。」張立曄於是才又專心的回到繪畫創作的路上來。也就在這同時，他動了轉唸美術系的念頭。

他幾乎跑遍了國內所有設有美術系的學校，終於無功而返。大學聯考時，第一次有機會在美術系門邊張望；而這次是他生命中第二次敲不開美術系的門。

■亞麻仁油的味道

大四搬到外雙溪旁，房子的周圍圍繞著一重重的山和樹林。張立曄開始將整捲的畫布釘在木板隔間的牆上，畫巨幅的盧梭風格的樹林和家人。在這段期間，他說：「亞麻仁油的味道變得是我又小又窄的房間內，空氣污染的來源。」

受盧梭風格影響的時期，張立曄所畫的樹林和家人，帶有強烈的象徵敘事風格，一種冷冽內斂的情感。另一方面，由於他在幼稚園教兒童畫，他也以沾水筆、粉蠟筆和色鉛筆或麥克筆與立可白玩些小幅的作品。

大四結束，班上同學一個個如期畢業，他卻留了下來。他說：「留下來，再繼續修我社會系的美術必修課程尚未修完的學分。大五這一年，是我很努力用功在創作的一年。」一直到退伍後，他將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油畫上，樹林和人仍是他鍾愛的主題。除此之外，他也花一些時間來描繪垃圾。

■下山比武被「破功」

畢業前，碰巧紐約藝術學院破例來台直接以作品與面試招生。抱著一股姑且一試、順便試試自己的能力想法，張立曄拿著自己幾幅作品去福華飯店，看現場幾個「阿突仔」品頭論足猛點頭，好像還有點希望。工作人員請他務必找到兩個推薦者，完成基本資料的填寫。

(下文接第十二版)

藝術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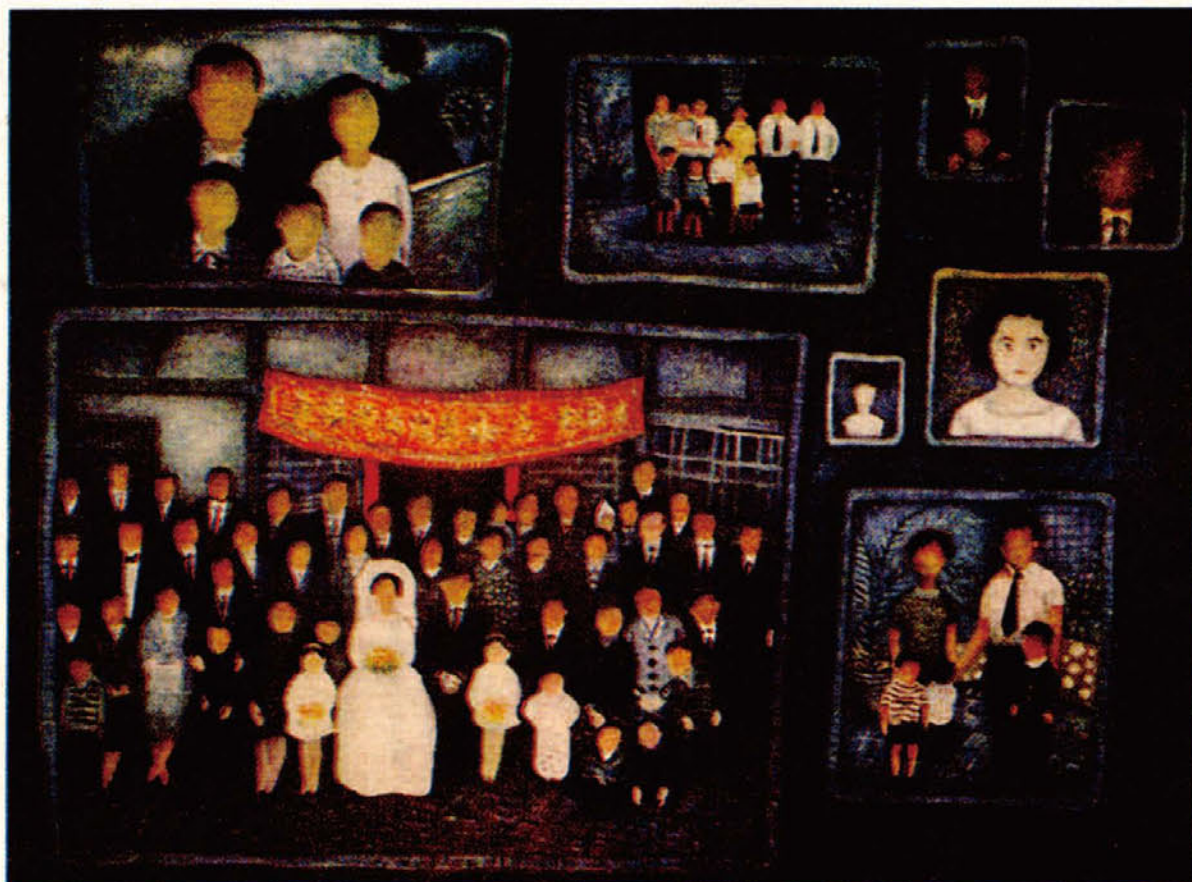
(上文接第十一版)

糟糕的是，好不容易想法子請社會系的一位老師幫忙寫了一封推薦函，另一封就怎麼也想不出來該找誰？經人介紹，到藝術學院找一位頂頂大名的教授，沒想到對方態度似乎並不怎麼友善，遲到了不說，一見面就說：「跟我走。」跟著他去聽了十幾分鐘的課，對方居然忽然在教室裡要同學們評斷一下張立曄的畫作；這些美術系學生先是批評他的題材、繼又批評他的畫法，讓張立曄沮喪極了。沒想到這名頂頂大名（應張立曄的要求，我們就不公佈這個目中無人、有眼無珠的傢伙了！）的教授，又接著說：「我覺得你比較適合唸設計。」（這真是文雅地罵人不會畫畫的一句話髒話。）忘了是怎麼走出那間教室的，張立曄說：「就好像你在山上練了一身武功，一下山，被人家一招半式就破功了！騎車時真的非常非常沮喪，那時想似乎再也不用畫下去了！」

後來，這個不認命的小伙子跑到素未謀面的畫家于彭的家，在樓下大喊：「于彭先生、于彭先生……」毛遂自薦請對方看看自己的作品，才獲得畫家首肯為他寫了封盛情的推薦函。終於，在三百多名角逐者中，張立曄入選前六名，獲得就學的機會。「終於被我試到了，自己這樣做是可以的，好像不一定要一個老師。」張立曄說。

■喜歡小津電影的巨蟹座

退伍後，拼命想結婚，畫了一系列陰鬱、寒冷色調的超現實式作品，畫中總會出現一對盛裝的新郎、新娘。例如，一幅名為「與妳一起生活」的作品，單純的想望生命的烏托邦——那將是一個有著外雙溪山色、村居，自己與女友能同床而眠的甜美生活。真是個重感情的蟹子，在另一幅比照全家福合照的畫作「我的家人」中，畫面中除了父母、兩個哥哥和爺爺外，拿著畫筆、調色盤的童年自己，手牽著一個戴髮夾、清湯掛麵髮式的小女生——這個一直被媽媽誤以為是在畫小表妹的女生，原來就是自己當時的女友；張立曄向女友要了一張小時候的照片，將她納入自己的家庭想望中。



▲《家庭相簿》

就像他說他最喜歡的還是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除開小津特有的形式美學，小津電影裡最動人的其實還是他對傳統家庭人際的描繪吧！張立曄經常作畫的題材也圍繞在家人、朋友（尤其是他的詩人好友L）、甚至是他的鄰居——樓下理容院的「三七仔」；受了社會系的些許影響，他也畫了許多中下階層人民的生活面貌。

奇怪的是，在畫那些社會面貌時，他才採用一些高彩度、高明度的顏色，大部份處理自我內心想望的超現實畫作，都像戴上冷色調濾色鏡的世界。像是奇士勞思基在波蘭時期所拍的「十誠」一般，那些冰冷的濾色鏡，遠遠的長鏡頭和超現實的馬嘶……冷色調下，他的畫作其實又帶有疏離、詩意的敘事風格。

■媽媽也來看展覽

經朋友介紹，知道了大直有個非主流的畫廊（沒錯，就是咱們破週報以前介紹過葉曄的「拔萃」畫廊），張立曄跑去望了望，本是要和

主人葉曄談辦個展的事，沒想到葉曄聊天「殺勁」大發，竟和友人辯論素描藝術辯了半天。第二次去，才發現葉曄沒那麼「嚇人」，順利決定展出。「可是你很可能一張也賣不出去喔！」張立曄對葉曄坦承這些晦暗、不討喜的畫根本不合市場口味。還好遇到了怪主人，不顧一切，全力支持。

畫展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張立曄完全沒料到那些被媽媽批評「黑黑的」畫竟也賣出六、七幅。當初原封不動退他的漫畫的出版社老闆，和一度大力反對他唸美術的家人都來看他的畫展。尤其媽媽更成了張立曄的頭號畫迷，到處廣播自己兒子畫展消息，與毫不餘力的推薦那些賣出的，帶有「品質保證」的畫作。現在，媽媽總會進房裡看看這個小兒子到底在變啥把戲？還會大力建議：「不要畫人在抽煙，這個不好……還有不要畫那麼黑漆漆的……」

終於，張立曄——這個非科班出身的創作者找到了肯定自我的方式和持續創作的力量。



▲《愛勞的嫖客》



▲《我的詩人朋友L》



▲《12月31日午夜十二點》

「地下電台」或是「民主電台」，地下電台如何浮上地面，這在台灣仍然是個爭執不休、方興未艾的話題，但是地下電台所擁有的高度活力，與順應時勢的靈活刁鑽，卻是不爭的事實。而其他地區的地下電台，又是如何的樣貌呢？在英國，強大的新音樂傳統與其爆發力，實則與當地地下電台(pirate radios)活動的旺盛，緊密相關。因此，我們不妨來看看，以播放各種音樂為主的英國地下電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攝影丘德真

空中戰役

本文資料取材自 MUZIK
林小保譯寫

「在水晶宮外面的麥當勞等我，我十分鐘就到。」這個在行動電話裡聲音，是勁力電台(Energy FM)的一個主持人，這個電台可以說是倫敦存活最久的一個地下電台(pirate radio)，他同意談談他的活動，不過前提是，他的身分，以及電台的所在的位置，必須保密。而這個水晶宮之約，則是花了兩個小時，參觀南倫敦國民住宅的結果。

這個男人的謹慎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任何人如果「未經允許的播音」，最嚴重可能被處以兩年的拘禁，以及無限期的罰鍰；而且，在工業貿易部(DTI)裡，還有一個編制超過一百二十人的小組，全年無休地想要控制他們所謂的，地下電台所可能帶來的「威脅」。光是去年，DTI在聯合王國裡，就搜捕了570家地下電台。而大倫敦大部分的地下電台，預期的壽命大約是一個月。

擔心被起訴，並不是這些地下電台保持低調的唯一理由。一個最直接的理則則是(根據DTI的規定)，由於任何人只要是涉入了地下電台的活動，便絕對是違法了，因此，所有地下電台都有一種相當強烈、不可思議的地下性格。而為了抗拒主流商業思考裡，促銷與行銷的想法，他們寧願透過文字和口語，來建立自己的聽眾群，以及細心建立起來的群眾。

倫敦另一個重要的地下電台的所

有者，拒絕接受訪問，因為他擔心和大眾媒體合作，可能等於是向他的聽眾暗示，他將要「浮上檯面」。而一旦聽眾做如是觀，則對地下電台來說，無異比DTI的來訪還要糟糕。

比他預計的十分鐘還要稍久一點，他從一輛藍色的車子下來，這個勁力電台的負責人，是相當友善的。他是個相當高大的黑人，兩個耳朵上，分別戴著金色的耳環。在介紹了他自己之後，接著，我們又展開了另一場旅途，這次則是高塔區的那個街廓。由於水晶宮是倫敦最高的地方，因此，水晶宮不僅是地下電台首要發射地點，同時也是DTI偵察的首要目標。勁力電台曾經在這裡播音超過三年，因此，他對這個地方是相當熟悉的。

高塔的街廓之所以是地下電台神話的中心，主要是因為他們的高度，是得電台可以達到最廣的接受區域。而大部分的電台，是把他們的發射器藏在高聳的旗竿，或是地下水管裡，和電纜混在一起，以求能夠被置放在整個街廓的最高點。由於勁力電



▲台灣的新聞局扮演類似DTI的角色。
圖/本報資料室

台的發射器架得相當高，因此他們的節目，有時候連五十英里遠的路頓(Luton)，都可以收聽得到。然而，與大多數人的想法相反，地下電台的DJ們，並不是真的在高聳的建築物裡播音的。一個電台的播音室，可能會位於離他們的發射器好幾哩遠的地方，而他們以紅外線來傳遞訊號。如果僅是位於DTI偵察車附近，將會使得這些不是使用狀態中的發射機，成為DTI的搜捕行動中，最容易被查獲的。而他們則最少必須花三百元英鎊，才能夠更換新機器，並且重新播音。像勁力電台在幾個星期以前，損失了三部機器，也使得他們有好多天被迫中斷播音。

不過，如果一旦被DTI查獲的話，真正損失慘重的會是播音室。因為他們有權可以查扣充公，任何被懷疑與電台播音有關的東西，像是錄音播放機、混音器、唱片、甚至是行動電話。發射器的損失，對地下電台來說，可以說是一種職業風險，不過，如果連播音室也遭到重創，那真可說是一個大災難了。勁力電台位於一個出租公寓裡，距離他們現在的發射器有好幾哩遠。再他們電台的名單上，一共有三十五個DJ，此刻正有一些人坐在客廳裡，看這電視影集「庫克報導」(The Cook Report)。電台十二個女性的主持人之一的瑪莉亞(Marie)說，「我之所以會喜歡做地下電台的節目，是因為聽眾的關係。」

瑪莉亞在勁力電台工作已經將近十八個月了，而她所主持的兩個小時的節目，主要是鎖定在techno方面。由於她是從地下電台開始她的DJ生涯的，因此她也會到東倫敦的一些夜總會主持節目，像是Eurobeat 2000和VFM nights等等。她的同事大衛(Dave)，再加入了地下電台的主持工作之後，也在夜總會裡找到了工作。不過，他會加入地下電台，則完全是偶然的機會。「我本來是在一家唱片行打工，有一天，我的朋友跑來問我，有沒有興趣到電台工作，」他解釋道，「我原先並不以為意，是從graveyard slots開始的，而當時電台大部分的人，是播放Jungle和Hardcore，我是唯一一個播放浩室音樂(house music)的人；後來，他們給了我一個星期下午的時段，我真正開始喜歡上這個工作。因為從那之後，我才有機會去發展我自己的風格、以及混音的技術。

(下文接第十四版)



形。圖片來源、本報資料室
圖為台灣的地下電台TNT被掃蕩的情

DJ，以及在巴克來銀行(Barclay Bank)工作餬口。如同高登一樣，他最初加入這個行列，只是為了興趣，而不是為了名聲和財富而來。

「就身為地下電台的 Kiss 來說，它的確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坐下來，並且思索著「我們要玩弄這個或那個伎倆」」他指出「除了播放我們所喜愛、所想要聽到的音樂之外，我們並沒有真的去做些什麼事情。會像如今這樣，登上這個舞台，則是事情自然發生的結果。」

原先叫做「抽象之舞」(Abstract Dance)，現在改名為「外在界線」(Outer Limits)，戴爾的秀，現在仍然還是 Kiss 電台裡，最受歡迎、最為專業的節目。雖然這使得戴爾成為這方面，重量級的人物，但是他堅信自己的秀，依然保持舊有的態度與水準。「我不認為在一個商業電台，會影響我的節目的地下性格。當然，我所界定的地下，也許會和別人不同，但對我而言，純然是心繫一念之間，你大可以聽任何的音樂，而同樣保有地下性格。」

沒有一個在 Kiss 工作的 DJ，會再回到原先的地下電台，這和 1995 年之後的景況，密切相關。對於那些想要申請執照的人，電台管理規則指南中載明，「任何人曾經在 1989 年一月以降，曾經參與地下電台的工作者，將禁止發給執照。這項禁令從發布日起，延續五年的時間。而在這五年間，他們同時也被禁止以任何的方式，不管是支薪或是義務性的，在任何合法的電台裡工作。」

在 DTI 之下，負責執行法令、進行拘捕工作的是「電台偵察小組」(Radio Investigator Service ; RIS)。這個小組的副主任柯林·理查(Colin Richards)強調，他自己便是一個 Heavy metal 和 mid - period Jazz 的狂熱樂迷。而他最關心的，應該說是這些地下電台是不是干擾了其他電台的電波波長。



▲新聞局的人正把沒收的地下電台發射器材裝進車中。圖/本報資料室

這些地下電台，干擾了緊急服務，以及被授權廣播電台的使用。」他指出，「並且，不論他們如何地避免，一旦他們以自己的方式來使用頻道，他們便不可能以我們所授權的方式來使用頻道。例如他們可能會進入一個聽不到任何聲音的頻道，但這並不是意味著，這個頻道不是在使用中的狀態、因為它也有可能是高調波使用中。而要怎麼規劃頻道，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科技過程。」

雖然 DTI 耗盡他們所有的精力與時間，來追蹤倫敦無數的地下

電台，並且在全國設置二十個分支機構，以形成一個全國性的網絡。像去年底，他們便掃蕩了一個位於諾丁罕(Nottingham)、專門播放 pumping house 音樂的 Power FM 電台。

「他們在聖誕節前夕，沒收了我們的發射機，」電台的節目編排者卡斯洛克(Cas - Roc)解釋道，「他們同時也突檢了這個地區的另外兩家電台，全球電台(Globe FM)和熱浪電台(Heatwave)。在這其中，熱浪電台是其中唯一一家可以繼續播音的電台。而我們雖然無法繼續播音，但是我們每個星期都舉辦舞會，每次的舞會都吸引了超過五百人，而從這些舞會裡，我們就產生出了全新組合的 DJ。」

卡斯洛克對未來的樂觀，是令人羨慕的。而他對於當局，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不滿。

「老實說，DTI 一般來說是相當懶散的，他們只不過是公務員，一群從九點到五點、有一份工作可以作的男人。如果你對著他們小便，他們便會來找你麻煩。如果他們想要搜捕播音室，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科技，他們都能夠辦到。不過，不管他們做什麼，他們是不可能扼殺整個情勢的。地下電台仍然必須活著，因為這是新音樂唯一可以播放出來的方法。」

一個專門突破封鎖，而把新音樂透過地下電台的網絡佈出來的專家，夏柏士(Shabbs)，他是個出身倫敦的唱片樂手。他有名的作品包括了「閉嘴跳舞」以及「阿帕契印地安人」。而他的音樂事業，也是從他在 LWR 地下電台作 DJ 開始的。

「任何人如果他所喜愛的音樂，被人剝奪了，他都可以在地下電台裡獲得滿足。」夏士伯如是宣稱。「這是一種不具有正當性的民主，當我在為市場服務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是柴契爾夫人的兒子。而這種民主，正是地下電台所正在進行的工作。」從他身為樂手的身份來說，他看見了一個相當有力，卻也通常是非常片段化的現象。

「在地下電台間，會有一種相當常見的群體感，但也常常會有內部的競爭關係。這完全由音樂的類型而定。在倫敦，播放雷鬼音樂(reggae)的電台，通常比較團結。而在伯明罕的地下電台，則彼此相互競爭得很厲害。不過，當大家群起抵抗當局時，大夥則會團結得就像是一個電台一樣。」

「每個人之所以會尊敬地下電台，是因為他們位在邊緣，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到。它是開放的，而且，開始的成本並不會特別的高。每個想要成為 DJ 的人，以及在地下電台工作，是成為夜總會 DJ 的第一步，或者，就像我，可以在其他的音樂工作領域

裡工作。」

地下電台同時也為廣大具有天分、卻不被注意的女性 DJ 們，廣開大門。在里茲地區居於領導地位的夢幻電台，從一開始便以女性 DJ 來主持節目，甚至以「夢幻電台女子日」的名字，把一整天的節目，都呈獻給女性聽眾朋友。現在在 Bar Basics 夜總會當 DJ 的愛麗絲，便是在夢幻電台裡，磨練了一身的好身手。

「我知道這可能聽起來很無聊、也很乏善可陳，不過，在三年前，並沒有任何的女性 DJ。」她說到「即使我認為我自己是非常解放的，我也從沒想過自己要做這件事。我總是忙著出門、忙著聽音樂、享受這一切。然後我想：「既然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到外頭去，和 DJ 們混在一起，那我為什麼不自己來做這些事呢？」

夢幻電台已經播音三年了，並且，才剛和里茲大學的學生電台，完成了一個共同計畫「有限制的服務執照」。這種執照可以允許電台合法的播音一個月，這不僅是電台朝向合法之路的第一步，更可以說明夢幻電台的成功。

就如同他們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舞曲，他們也在世界愛滋病日捐款，並且，他們可說是達到了某種老謀深算的程度，開始賣起印有夢幻電台字樣的防滑墊。

「在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並沒有任何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全神貫注於我們的工作，」全力促成夢幻電台走向合法之路的重要人物克莉絲說，「但是，當有人跑出來說：「夠了就是夠了，



▲這是地下電台所架設的天線
攝影/丘德真

娛樂已經結束了，」然後你就會開始想：「不對，這一切並未結束。」當這一切變成一種挑戰的時候。

「如果我們正在從事任何有害的事，如果我們正在進行干擾，如果我們所做的任何事，足以傷害到任何人的話，那麼，我將會重新思考這一切。但我相信舞曲，也相信我們所正在做的一切。我相信，夢幻電台所做的一切，沒有任何的罪惡可言。」

信仰與熱愛他們所播放的音樂，是所有地下電台的共同心聲。

就如同所有的活動集中於內城地區，有一或兩項真正的犯罪因素存在，不過，絕大多數的地下電台工作者，都是守法的公民，他們有足夠的本錢可以來承擔這樣的風險。在大不列顛，我們有著一種相當悠久與特殊的歷史：許多勇敢的個人，為他們認為不公義的法律，勇於向法律挑戰，而這些地下電台，便是這個豐富傳統的一部份。



台灣 愛滋 政策

文 李安妮

專題企劃\李安妮
專題攝影\丘德真

自一九八四、五年，台灣發現第一個愛滋病感染者、成立愛滋防治小組以來，至今已逾十年了。十年來，台灣感染愛滋病的人數不僅急速地不斷飛昇，在我們這個原本即屬人權沙漠的國度，更因為人們對愛滋病的無知與恐懼，無數的愛滋病感染者、病患和家屬更承受著龐大的社會壓力，和各種人權被無理剝奪的殘酷事實。

政策，往往以其制度性的資源和力量，影響人們如何認識、瞭解、看待一個疾病和患病的人，因此，不論是在愛滋病防治工作、愛滋人權的維護、或者對社會文化的反省與改變上，我們有必要檢視國內的愛滋政策，作為未來步履的借鏡。

面對愛滋病在台灣急速的蔓延，衛生署防治政策的制訂與實施，多是被動而消極性的。

長期從事愛滋病患治療工作、本身亦參與台灣愛滋防治小組的台大醫院莊哲彥，即曾直言指出衛生署在防治工作上腳步的緩慢：自一九八四年發現第一位愛滋病患之後，才籌立愛滋防治小組；在一九八七年發現第一位輸血感染的案例後，才於隔年開始實施供血人的全面抗體篩檢；在發現軍中帶原者之後，才於一九八八年開始做役男篩檢等；而出版性教育教材、鼓勵醫界舉辦講習班、展開全面性役男與各種收容所的抗體篩檢、指定各醫學中心收容愛滋病患、資助國際性研討會等較具積極性、預防性的工作，則一直到九〇年代、愛滋病人數遽增、感染途徑變得複雜而難以控制之後，衛生署才開始進行。

雖然這幾年來，衛生署出了許多

愛滋病防治的宣導手冊，舉辦過大大小小的活動，也花過大筆的錢上電子、平面廣告，然而，這些工作的成效卻必須打上一個問號，甚至反而造成負面效果，不僅沒有讓人們更認識愛滋病及其傳染途徑的真相，而且加深了愛滋病是「少數人」專利的誤解，以及對愛滋病患和某些弱勢族群的偏見和歧視。

從事愛滋病防治工作長達四年餘的希望工作坊活動組組長張維表示，「整個社會對愛滋病患存在著許多刻板印象，認為會得愛滋病的人不是同性戀者，就是妓女或是性生活不檢點的人，這其實是錯誤的觀念。」

而身為決定國家衛生政策與資源分配最高單位的衛生署，卻往往是這些錯誤觀念的代表及最有力的複製者。在早期（包括現在）的宣導文宣中，充斥著描繪愛滋病的恐怖圖片與威脅性字眼，不斷提醒人們「避免性濫交及嫖妓」、「不要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強調「同性戀、雙性戀、妓女、毒癮者、性濫交者是「高危險群」」，並將愛滋病傳染的責任歸罪在這些「高危險群」的身上，甚至還出現「除不幸感染者，如自作孽者，將活得痛苦，死得難堪又難看」等高度歧視愛滋病感染者的話。

衛生署將少數人與愛滋病劃上等號，並給予負面標籤和高度道德指責的作法，使得防治工作難上加難。愛滋防治協會誼光義工組織的總幹事李大鵬，在實際推動愛滋防治工作的過程中發現，最大的阻礙來自於許多民眾覺得自己並非「高危險群」，所以和愛滋病沒有關係，另外，在害怕被貼上負面標籤的情

況下，許多人亦不敢出來作篩檢，這些現象都使得愛滋病的防治無法密縫其網，因而加快了傳染的速度。

「事實上，沒有高危險的族群，只有高危險的行為」，婦女新知基金會愛滋防治工作小組的負責人倪家珍說，安全性行為的教育與宣導才是最重要的，「目前，衛生署的愛滋宣導，仍多以文字的方式為主，也沒有轉化成一般民眾能夠接收的語言，這使得偏遠地區或中下階層的人們更不容易得到相關的知識和訊息，不過，對愛滋無知的狀況是普遍的，一個大學教授懂得也未必普通的家庭主婦多。」

針對愛滋病感染者年齡的逐年下降，李大鵬認為青少年性教育是當前一項重要的工作，「一般學校給青少年的性觀念，多是恐嚇其危險性或勸他們不要發生性行為等負面的態度，安全性行為鮮少被提及，保險套的使用更不可能在課堂上示範。」對此，張維也希望愛滋防治的觀念，能進入教育體制中，除了將關於愛滋病的正確知識和預防方式教給學生外，也希望對愛滋病感染者的尊重和關懷能在下一代的心田裡扎根。

倪家珍質疑衛生署將每年 850 萬的宣傳費，大筆投注在十二月「愛滋宣導月」宣傳活動的作法，「每年到了十二月才集中宣傳，這樣的頻率和活動的內容，是否真能達到宣傳的效果？」倪家珍感嘆，傳播公司在標得衛生署的宣傳計畫後才發現自己對愛滋病一無所知的現象並不少現，然而，有心推動防治工作的民間團體卻申請不到經費可以做事，她希望衛生署能夠開放經費給民間團體運用。

衛生署對於愛滋病等於某些特殊族群的偏見，同樣表現在經費和資源分配的不合理上。「大量的研究經費花在對同性戀族群、外勞等身上，然而，這些被研究的聲音卻從不被政策所重視」，倪家珍指出，婦女、青少年等族群的防治工作和研究，往往就在



這種偏見下被忽略掉了。

對愛滋病患的圍堵政策，同樣是衛生署為民間團體所詬病之處，同時，也成為制度化歧視感染者的主要成因之一。在台灣的愛滋病感染者，不僅要承受龐大的社會壓力，無法得到醫療體系充分的照顧和工作、教育、居住等基本人權的保障，還得負擔許多責任，例如，在性行為發生時必須告知對方感染的事實和做安全性行為，（必要時）必須皆需接受強制治療或隔離等，張維認為，這種將防治責任個人化，歸諸於感染者身上的作法，使得許多原本願意接受篩檢的人望之卻步，同時，也使得一般人產生錯誤的心理期待，因而更忽略了做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另一個愛滋政策的爭議焦點則在於，國家是否有權對人民進行強制篩檢。張維指出，目前台灣至少透過十多個原有的社會機構（如：役男、性病病患等）進行強制篩檢，這些篩檢未必能真正達到防治的效果，個人的隱私權卻因此受到極大的威脅。

中央大學英文系教授何春蕙則認為，一個具有威權心態的政府，經常以疾病為由，利用對人民的病毒篩檢、病患隔離、人身、病例資料的匯集等方式，進行對人民的監督，和對外勞、婦女、同性戀等弱勢族群的掌控。

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甯應斌同意這個看法：「公共衛生或社會大眾的利益常常會是一張空白的支票，會被威權的政府填上他所要的東西。」他認為，愛滋政策其實和每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要求一個合理而合乎人權的愛滋政策是所有人的權利，同時，我們應該多注意制度性的傳染途徑，如院內感染等之防範。

「醫學知識很冰冷，醫療體系很空洞，安全性行為很禁忌」，是倪家珍對於衛生署整體愛滋病防治政策的評語，對於目前主掌防治政策和法律的政府官員和立法委員，對愛滋病的諸多無知和偏見，在批判之外，她也只得憂心地說，「恐怕，他們才是最需要先接受愛滋教育的人吧！」

愛滋
人權

父權與愛滋

婦女是愛滋孤兒？

目前世界上每三位愛滋病患者中，就有一位是女性；在美國，愛滋病早已成爲年輕女性的最主要死因之一；在東南亞，男女感染愛滋病的比例爲1.22；在非洲，女性感染者的人數，已經超過男性。

至今年十一月爲止，台灣地區所發現的愛滋病感染者已有將近一千名，男女感染的比例已由五、六年前的二十比一轉變爲十三比一，顯示愛滋病對女性的威脅已在逐漸增加中；在可見的未來，台灣的女性感染者，將和世界的趨勢相同，和兒童一樣成爲因愛滋病受害的最大族群之一。

父權醫療使得婦女怯步

資訊的接受管道缺乏和誤導，是使得女性感染愛滋病的主要原因，而結構性的問題，則在於父權社會中女性的弱勢位置。

婦女新知基金會愛滋防治工作小組負責人倪家珍指出，一般婦女接受管道的方式，比較是非閱讀性的，這與衛生署集中在平面媒體宣傳的作法相左，因此，女性在接收愛滋病的相關資訊上，比男性困難了些，「即便是問相關愛滋病的問題，向來居於照顧者角色的女性，也大多以關心家人的健康爲主，例如，小孩子開刀輸血會不會得愛滋病等，而很少會問到相關自己身體的問題。」

婦女和醫療體系的疏離與被邊緣化，同樣造成婦女在接收相關資訊上的困難，倪家珍以其從事婦女與愛滋防治的實務工作經驗舉例，有婦女向她詢問如何確保人工授精的精子是安全、未經病毒感染的，而這樣問題，她原本有權、可以去問婦產科醫生，由此凸顯了男性主掌、利益導向的台灣醫療體系，和婦女的親視性很低，與身體較私密的部份尤爲嚴重。因此，從另類管道提供婦女客觀的資訊是非常必要的。

即使婦女感染者的比例愈來愈高，衛生署對於女性的愛滋防治工作仍不願投注太多心力，甚至以「婦女感染愛滋病的人數不多」爲由，拒絕了婦女新知基金會申請相關研究經驗的計畫。

事實上，從國外的經驗可以發現，婦女往往因爲初期愛滋政策的（刻意）忽視，而在最後成爲最主要的受害者。例如，婦女帶原者的徵狀常會表現爲反覆性骨盆腔發炎、子宮頸癌、陰道白色念珠菌感染等婦科症狀，由於愛滋病的醫學臨床研究多集中在白種男性身上，以致於婦女的這種特殊症狀並沒有受到重視，使得許多女性感染者因而延誤就醫而死亡。

在台灣，官方往往以「忠實性伴侶」來教導人們防患愛滋病，結果，通常對先生、男朋友很「忠實」的女性，即在自認自己「貞潔」而安全、未做保護措施的情況下，被另一半傳染，使得異性戀性行爲傳染的速度愈來愈快；同時，女性也因此而較不會主動接受篩檢，這與衛生署組織總幹事李大鵬指出，目前篩檢出來的女性感染者雖然只有六十五名，但實際的人數絕對不僅於此，女性感染者的比例偏低應該只是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一種假象而已。

女性帶原者在醫療過程及篩檢制度中的被忽視，造成許多女性感染者存活率偏低的現象，倪家珍指出，「許多個案都是先發現先生受到感染，才開始注意太太是否也被感染，在處理不及的情況下，太太從發現感染到發病的時間通常較短。」

此外，女性感染者往往要面臨更多的家庭問題和社會壓力。

「作爲一個妻子或媽媽，丈夫如果感染了愛滋病，或她自己感染了愛滋病，女性大多會延續照顧者的角色，繼續照顧丈夫和小孩，但男性卻不一定會這樣」，倪家珍舉例，「有一個太太，因爲輸血感染了愛滋病，她的先生就離開了她；另一個案例，則是

先生傳染給太太，但夫家的人卻仍合力譴責這個太太，認爲是她在外「亂搞」，才會傳染給先生。」

目前，民間團體接觸到的感染者以男性居多，而男性也比較會主動和社會團體接觸，相較而言，在沈重的家庭包袱下，女性得以、想要和外界聯絡的機會少得多。倪家珍說明，在對愛滋的刻板印象影響下，一個女人如果感染了愛滋病，時常會被人懷疑是否否查出「作黑」的，這種性道德的檢驗，使得女性的感染者更不敢站出來。

她指出，目前從事愛滋防治工作的民間團體，還未有足夠的心力去注意性別的問題，而在地點的分佈上，則呈現重北輕南的現象，這將使得愛滋防治工作的城鄉差距逐漸拉大，「在台北之外的人只能依靠傳統的醫療資源來面對愛滋的席捲；對這些鄉下的女人而言，她們所要面臨的是推動主要負責推動家庭計畫、充滿父權思想的地方衛生所，問題是，女人負擔了避孕的責任，但她有沒有避孕的權利？如果她連避孕的權利都沒有，又要如何讓另一半進行安全的性行爲呢？」

性自主與性安全

要避免女性受到愛滋的威脅，因此必須從性別的不平等權力結構著手才有可能。李大鵬說：「許多太太根本無權過問丈夫的性生活，更不要說要求丈夫戴保險套，她們必須在失去家庭、丈夫或者失去生命之間作一抉擇……。」

倪家珍認爲，只有在社會對婦女的性控制「解嚴」，婦女能對不安全的性行爲說「不」，能和發生性行爲的人站在平等的位置，共同討論如何做安全措施，才有可能達到婦女族群的愛滋防治效果，而這需要愛滋運動和婦女運動一起努力。



異性戀與愛滋

在愛滋病被發現的初期，由於患者多是男同性戀，愛滋病和同性戀因此被人們緊密地連結和談論，愛滋病被視爲是同性戀與性雜交的天譴。同時，這樣的連結，也使得當時的醫療體系和政府機構，並不重視對愛滋病的研究和防治，導致後來愛滋病傳染的擴散，並使得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愛滋病。

現在，全球異性戀的愛滋病感染者佔了所有感染者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而男同性戀者只佔百分之十，事實證明，愛滋病並非同性戀的專利，許多將同性戀和愛滋病相連結的錯誤論述，不過是異性戀社會加罪於同性戀的歧視性產物。

目前台灣異性戀的愛滋病感染者已超過同性戀，然而，官方的宣傳品和防治工作，卻仍將同性戀視爲「高危險群」，這不僅加深了人們的「恐同性戀」情結，也使得異性戀者忽略了「不安全行爲」正使他們自己暴露在愛滋病傳染高度危險中的事實。同時，將愛滋與同性戀雙重污名化的結果，也讓許多人因爲害怕被當作同性戀者而不願意接受篩檢，異性戀感染者爲了逃避同性戀標籤而避離人群，同性戀感染者則

因此而自責，或深受道德譴責與歧視眼光的對待。

面對錯誤的宣傳和歧視性的言論，憂慮、恐慌、自責、不滿……等複雜的感受和心情，時常出現在各個同志的心中，主動接受篩檢，或消極逃避的人都有。愛滋的議題成了整個同志圈的陰影，大家承受著它所帶來的種種影響，但卻很少公開而正面地談論它。

今年首次在一家同性戀咖啡廳向同志宣導愛滋防治理念的韓森表示，他非常期待同志能開始重視這個問題，除了教導大家如何使用保險套、進行安全性行爲外，他更希望同志團體能參與愛滋運動。

他指出，今年 325 同志團體聯合抗議醒哲教授的愛滋研究中對同志歧視的行動，作爲同志團體的第一次聯合（現身）行動，恰巧與愛滋病勾聯上，是十分具有象徵意義的，他認爲，同志團體不只要拒絕被與愛滋劃上等號，告訴大家「反愛滋並不等於反同性戀」外，也要反過來說，「同志與愛滋是有關係的，但是我們不是唯一一個和愛滋有關的族群，因爲，每個族群的人都必須

要面對愛滋的課題。」

以男同志爲主的團體 NCA，今年九月亦舉辦了一場「面對 AIDS & 同性解放」的座談，曾在誼光當過義工的負責人蘇榮說，既然同志無法逃避社會對愛滋病和同性戀的負面聯想，不如化危機爲轉變的契機，正視愛滋病，重新思考、調整同志間的性態度和關係，因爲只有透過「安全而快樂」的性，讓同志免於愛滋病的侵襲，才有可能慢慢杜絕被強加在同性戀族群身上的愛滋陰影。

蘇榮表示，目前國內的愛滋防治，是十分醫療專家導向的，許多社會的、人性的問題並未考慮到，因此，他希望 NCA 未來能夠在相關的面向上努力。

美國愛滋運動的起步，某種程度借用了同志運動的經驗和基礎，韓森說，譬如：如何對抗社會對愛滋病感染者的普遍歧視、感染者的現身（COMEING OUT）等類似問題，都曾經在同志運動中被面對過，他認爲剛起步的同志運動雖然不能像美國一樣成爲愛滋運動的前者，但他仍期待同志團體能結合起來關心愛滋議題，讓同志運動和愛滋運動並肩齊行。

標妓與愛滋

和同性戀一樣，性工作者是官方愛滋論述中被歸罪的「高危險群」，同時也是承受高度社會雙重歧視的帶罪羔羊。

根據粗略的估計，台北市從事性工作的女性人口大約有五萬人，但登記爲公娼的人數卻少於一千人，這主要是因爲公娼有執業範圍等限制，因此許多性工作者不願意登記成爲公娼。

這些人數龐大的性工作者，並無法要求自己的勞動條件，她們無法要求嫖客戴保險套，因此，常被追感染上婦科疾病或性病。陽明大學衛福所教授胡幼慧指出，台灣不戴保險套的嫖客男性，佔嫖客男性的百分之七十到九十五，這些性消費

者往往將性病、B 型肝炎等，傳染給性工作者或自己的妻子、性伴侶，而愛滋病就在類似的傳染途徑中，增加了在異性戀族群中的蔓延速度。

雖然，衛生署將性工作者視爲「傳染的原兇」，但卻沒有針對這群特殊行業的人進行實際的防治工作，倪家珍表示：衛生署最常講的話是：「同性戀、娼妓在哪裡，你們把他們抓出來啊！」「私娼很難抓，很難作愛滋防治的工作」等之類不負責任的話，卻忽略了性工作者經常才是暴露在性產業中冒著高度被傳染風險的人。

胡幼慧曾於去年建議衛生署仿效國外的作法，以法律規章兼社會教

育，強制所有在性交易的性行爲中戴保險套，以保障性工作者及和男性性消費者的有性關係的女性，衛生署以「婦女保障多所困難」爲由敷衍了事，卻在今年二月快速修法——加強辦理暗娼的愛滋病篩檢和罰款措施，對此，胡幼慧十分不以為然，認爲這不僅有違對性工作者職業病和健康權益保護的國際性作法，且反映了男性的愛滋病防治決策者與政策諮詢委員會（二十七位中僅有三位女性）缺乏對女性健康權益保障的社會觀。



不受憲法保障的人



愛滋病人權
文/李安妮

■ 不被歧視的權利

凡是因某人的種族、膚色、性別、健康狀態或身體失能，而以偏見或行動來反對他們，這就是歧視。~ 亞太感染者工作網

「許多人得了愛滋病並不會自憐自艾，但整個社會卻要他們如此做才願意給予他們一點點同情，但是同情是會殺人的。因為得到愛滋病不是有意識的、主動發生的，而是被動得到的。感染者並不需要為他們的疾病負起任何道德上的責任。」婦女新知基金會愛滋防治工作小組的負責人倪家珍表示，許多媒體給予感染者的負面、可憐形象，是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的，人們應該學習的是，如何將他們和一般人一樣等同看待，以及理性地將「疾病」和「人」分開，因為愛滋病只是一種病，不是一種大家所誤解的「性汙蓋」、「同性戀」、「妓女」、「毒癮者」等的那種人。

「性/別研究室」成員、中央大學英文系何春蕸教授指出，「許多愛滋病患並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社會的冷漠與被隔絕的痛苦，死於沒有任何社會支持的絕望。當一個社會給生病的人不是幫助而是咒詛的時候，這個文化是有問題的。」

「在一般的情況下，愛滋病感染者並不會對他人造成危害，一個身體虛弱的愛滋病感染者而言，容易將身上的病菌傳染給他們、讓他們生病的「正常」人，反而來得危險；如果一個感染者能夠在無歧視、善意的空間下生活，好好保護自己的身體，就比較不會發病；希望每個人都不要成為讓別人發病的人。」愛滋防治義工、《愛之生死——韓森的愛滋歲月》作者廖娟秀說。

不被歧視，意味著享有和其他人一樣的權利，不被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而這才是一個生病的人所需要的。

■ 醫療權

一名婦女在割除子宮後，發現自己感染了愛滋病，在她到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做婦科檢查被發現感染事實的第二天，發現自己竟然上了某大報的頭條。今年年底，承受著先生剛過逝的哀傷的她，轉到台大醫院看婦科，當一位男性抽血員發現她病歷上寫著 HIV 陽性反應時，她說：「是的，我是個感染者，請您要戴上手套。」這位男性抽血員回答道：「對不起！我不能！」隨後，她又被另一位女性醫護人員以「要下班了」為由，拒絕幫她抽血……

作為一個感染者和病人，要維持身體的健康，和病毒纏鬥，首先面臨的第一個關卡，就是醫療體系。

台灣目前對感染者和病患的醫療工作，主要由台大、榮總、三總、陽明、長庚等十九家衛生署的指定醫院負責，費用完全由衛生署負擔。

然而，這項看似優惠的免費措施，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後，卻反而成了許多感染者和病患就醫時的限制。現任陽明醫學院公共衛生所所長、致力於推動愛滋防治工作的預防醫學學會秘書長陳宜民表示，在只能到指定醫院就醫的情況下，感染者和病人雖繳了健保費，卻不能使用健保卡到任何診所看病，造成許多病人就醫的不便，而東部、南部等較偏遠地區的病人，更常因此要長途跋涉到有指定醫院的都市就醫。

本身也是醫生的陳宜民說，指定醫院僅能提供病患勞保的病床，病患只能住在隔離病房，雖然有錢想要自費住頭等病房也不行；由於隔離病床是兩人同房，雖然都是感染愛滋病毒，但如果同房的病人得到的是不同的傳染病，則容易導致病人之間的相互傳染；即使有一些病患所生的只是視力傷害等不具傳染的病，也必須待在隔離病房，承受被傳染的高風險；更糟糕的是，因為病房的不足，有些病人只得待在急診室，或者在病情尚未完全康復前即被迫回家修養。

基於醫療上和病人權益的考量，陳宜民和一些醫生朋友建議衛生署，將愛滋病的醫療責任

轉由全民健保負擔，衛生署拒絕了這項提議，理由是「我們必須問一般民衆是否願意負擔愛滋病感染者的醫療費用」，這種將愛滋病人視為特殊個案的說法有點荒謬，陳宜民指出，「將愛滋病納入健保，是往前看而不是往後看，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得到愛滋病。」

根據防疫處的說法，國家必須「監督」愛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去向，而免費醫療的醫療給付，正巧成了他們掌控這些病人的最佳途徑。問題在於，「監督」病患的目的為何？有必要因為國家的掌控需要而剝奪病人更好的就醫權利嗎？

一名不願具名的感染者埋怨，衛生署常以經費不足的理由，而不願意使用較好的藥物，如果感染者或病患想要服用這些較好的藥物的話，就必須自己出錢購買，「問題是，常常，這些藥物在國內根本沒有進口，甚至連相關資訊都沒有。」他們因此必須透過管道求助於國外的相關團體或友人，或上網路尋找相關的醫療資訊。

無法得到充分的資訊，只是國內醫療體系的冰山一角，在台灣以「醫生為大」的威權醫療體系中，病人經常只有被動、服從的份，許多病人連自己的吃的藥是什麼、有什麼副作用都不知道，更遑論和醫生一起討論、決定自己的身體該如何被治療，化名韓森的愛滋帶原者韓森說明，「這種不平等的醫病關係原本就存在，許多愛滋病患的遭遇只不過更凸顯了醫療體系中的問題。」

對愛滋病的無知和恐懼，同樣發生在許多醫護人員身上。儘管現在台灣的醫療體系已經對愛滋病傳染途徑比較瞭解，也累積了較豐富本土的臨床經驗，許多醫護人員對照顧愛滋病患仍心存顧忌，在非專門治療愛滋病的科別中，拒絕接受對帶原者進行診療的事情，仍不斷出現。希望工作坊工作人員張維說，南部鄉下的一個衛生局，在接到衛生署通知該地一位居民被篩檢出為愛滋帶原者後，竟派專車到這位帶原者的家裡進行全面的消毒工作，簡直是把愛滋病當作瘧疾來防範；這說明了即使在醫療體系中，對愛滋病的瞭解和對待態度仍存在著嚴重的城鄉差距，而這也是愛滋防治工作的隱憂。

醫療體系中全面性的愛滋教育該是當務之急，「在榮總、台大等院，愛滋病隔離病房的醫護和社工人員，對病患的善意空間已經慢慢建立起來了，除了日常的照顧外，他們還會舉辦定期的感染者聚會、慶會等活動；然而，在其他科別呢？感染者也會生其他的病，也會遇到別的醫生和護士，他們要怎樣才能獲得妥善的照顧，而不是歧視性地被拒絕、對待？」張維的問題道出了許多感染者的心聲。

■ 隱私權

一個年輕人，在軍隊中服役的期間，接受了驗血。他很老實地照著驗血車上工作人員的要求，留下了許多朋友的名單。當他被檢驗出感染了愛滋病毒後，衛生單位居然一個個打電話給他的這些朋友，告訴他們，他得了愛滋病，希望他們都能接受篩檢……。

「後天免疫症候群防治條例」雖然明文規定，各級衛生主管機關、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不得無故洩漏感染愛滋病毒者的姓名及病歷之相關資料，但在執行過程中，卻未必能如實地達成這個要求。澎湖愛滋病童的感染事實，即是在當事人及其家屬皆尚未知情的情况下，即被媒體搶先披露出來；事後，行政院修正條文，規定任何人皆有保密的責任，然而，對當事人的傷害已經造成，而未來是否真能達到對感染者隱私權的維護，仍存許多疑慮。

在防治條例中有另一條規定，賦予主管機關通知與感染者共同生活或有性接觸者接受篩檢的權利和義務，陳宜民指出，「感染者的親人和朋友常因此被告知其感染的事實，然而，當事人卻未必希望他們的父母、妻子、朋友知道這件事，因而造成極大的心理困擾。」

■ 工作權

一家知名大飯店的某個主管級人物，在體檢出自己感染愛滋病後，馬上被公司解聘。照顧他的台大醫院社工員張麗玉說：「有的公司對得到腫瘤的員工真的很好。公司可以讓他支薪請假住院、看門診，董事長和經理送花、送水果。他們會想，怎麼得到這麼不幸的病，真是可憐，所以願意給他關懷、支持，更不可能要求他辭職。反觀愛滋病人，還沒有發病，就被炒魷魚了。」
~ 〈愛之歲月〉

在未發病之前，愛滋病帶原者和一般的人並沒有帶大的差別，他們一樣可以工作，在一般的工作場合中，他們傳染給他人的機率，幾乎等於零，然而，當他們的感染事實曝光後，卻很難能再保有其原有的工作。

倪家珍表示，工作權是基本的社會權，國家應該給予保障，如果帶原者原有的工作容易導致其發病，或是他的身體已

經變得虛弱、而不能勝任其工作，國家或企業單位應該幫助他轉業，或給予他合適的工作環境，而非一味用排斥、敵視的態度，強迫他離職。

目前台灣的愛滋病感染者主要集中在中壯年齡層，二十歲到四十歲的佔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估計未來的感染年齡會更趨年輕化，這將是整個社會要面臨的問題，倪家珍說，「這些年輕的感染者，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難道我們要剝奪他們的工作、生存的權利，讓一個還能發揮許多功能的人，因此而癱瘓、廢棄掉？」

■ 教育權

今年八月，某報記者報導澎湖學童感染愛滋病的新聞，當時，當事人及其家屬尚不知情。這篇報導使得該學童的感染事實曝光，最後在校方和其他學童家長的壓力下，被迫休學。希望工作坊為此發函給教育部等相關單位，呼籲重視感染者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才使得其復學。之後，在其他家長的恐慌心理下，他的同學卻一個個轉學，留下他一個人孤獨地上下學……。

一九八七年，師大感染愛滋病的學生因為病情曝光而被迫休學，經過八年，因感染愛滋病受到學校、老師和同學的特殊眼光，一再轉學休學的案例仍層出不窮

，教育部卻至今未對這些學生的學習權有正面的回應，反而一再地成為歧視愛滋病患的幫兇。

「如果是一個先天性心臟病的學童，通常會受到老師特別的照顧，並依其身體的特殊性來調整上課的內容，例如，不必上激烈運動的體育課等」，倪家珍指出，「同樣地，感染愛滋病的學生需要的是，能夠保護他身體狀況的措施，而非被無情地拒絕在校門之外。」

「教育，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即使受到感染，學生也應該保有其上課的權益。」韓森說。

■ 住宿權

一九九四年三月，台大校方修改學生宿舍辦法，規定：經證實感染後天免疫症候群，不得申請住宿。台大生活輔導組主任洪繼正表示，台大也知道愛滋病不會經由空氣等方式傳染，新增這項規定是因為擔心「傳染」問題，而是為免學生的心理恐慌。

「台大校長本身是醫生，應該知道愛滋病傳染的途徑為何，卻仍然不顧感染者的權益，帶頭做歧視的事」，韓森對此事覺得十分不諒解，他表示，身為高等教育機構的台大應該先接受愛滋教育。

「在美國，已經將感染者納入殘障法的保障範圍之內，房東不能因為

房客是感染者的原因，而無故叫他搬離開」，韓森說，「社區的支持是帶原者繼續過生活的重要力量，我們應該尊重他這項住的權利。」

■ 性權利

一九九四年七月，祈家威至法院按鈴申告三位愛滋病患與感染者者，指其觸犯愛滋病防治條例，不戴保險套即與人發生性關係，涉嫌故意傳染愛滋病給他人。

「一個愛滋病感染者，能不能和他人發生性行為？」在愛滋人權的討論中，這是最受爭議的一點，而在衛生署以性道德譴責感染者、以禁欲圍堵愛滋病的心態下，感染者的性權利則面臨了幾乎被強制禁止的命運。

原本的「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中規定：明知自己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隱瞞而與他人為猥褻之行為或姦淫，致傳染於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祈家威按鈴申告後，行政院則將這條條文，修正為不論對方有沒有被傳染，都需要被判刑，而且是公訴罪。

倪家珍認為，這是要個人去負擔整個愛滋防治的社會責任的荒謬作法，「知道的人有罪，不知道的人難道就沒罪嗎？到底做安全性行為的責任應該由誰來負呢？」

「我們應該肯認一個感染者也有情感和性的需求。」倪家珍指出，在美國，感染者是否要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是由感染者自己決定的，在她感染愛滋病的朋友中，有些人決定不再和其他人發生性行為，有些人則和伴侶討論，如何在安全措施的前提下，繼續享受性生活，「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尊重每個人的選擇。」

筆名「卡維波」的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甯應斌亦指出，這種將防治責任個人化的作法，只是讓應負起制度性責任的政府脫罪的藉口而已，「立法禁止性行為或宣導性道德，對防治而言只是有害而無益」，因為既然知道自己感染要負起那麼多責任，將會讓更多的人不願意去做篩檢，而一般人也會在預期對方如果是個感染者會告知自己的期待下，疏於做安全措施。



愛滋吶喊

在美國

文 / 萬蓓琳

九二年的金馬國際影展首次引進系列同志電影與愛滋專題，國內藝文界才慢慢轉而思索這個曖昧卻不容忽視的潮流。今年台灣的小劇場界燃起一片同志題材的熱潮，漸漸打開年輕人對這片原本晦暗領域的關注。十二月，台灣才首度出現以愛滋為題材的紀錄片，配合著系列愛滋被單活動，嘗試扭轉社會對愛滋的歧視。

而在美國，自從一九六九年「同性戀解放運動」之後，各種藝術活動包括電影等，就圍繞著同性戀與愛滋病的題材，不管是揭露政府的漠視，傳播媒體的誤導，或是探索同志與愛滋病患的內心世界、對愛滋人權的伸張等，不停累積能量，成為九〇年代新同性戀文化的基礎。

以電影而言，可分為七、八〇年代公開以同性戀為題材的「Gay and Lesbian Films」時期，與九〇年代的「New Queer Cinema」時期。前期的電影大多以個人超玉、探討身份和社會制度的矛盾衝突，尤其是一連串大膽的同性戀愛情故事更是受到注目，其次是紀錄片的形式。除此之外，英國的德瑞克·賈曼更是同性戀電影中的前衛悍將，其作品影像風格華麗、實驗性濃、政治性尖銳，影響日後同性戀電影新浪潮甚鉅。

九〇年代的新生代自詡為「New Queer Cinema」，過去「Gay」（快樂的）的稱呼，帶著自欺欺人的樂觀，「沒有平權，何來快樂？」。因此新生代使用原本輕蔑的字眼：「Queer」，彰顯出同性戀者要有足夠的信心去面對歷史中陰暗角落的勇氣。

九一年著名的愛滋紀錄片《愛滋吶喊》（VOICES FROM THE FRONT）就是一部紀錄同性戀政治團體歷年示威抗議活動的政治電影。電影完全無意擺出故作中立客觀的態度而採近乎一面倒的政治立場，一方面詳細介紹愛滋政治的各種議題：從選擇「性喜好」的人權、生存權、基本醫療權、女權，到種族平等權，一路攻擊到美國社會福利制度、醫療制度的缺失；另一方面透過對各個階層、膚色、性別、同性戀者、愛滋病患的訪問，將愛滋議題重新還原到人道、人性尊重的立場，歌頌這些未被病毒擊倒的勇士。



▲虞戡平在泰國與被攝者訪談情形。（圖 / CTN 提供）

紀錄 愛滋 最前線

文 / 萬蓓琳

在台灣無所謂的紀錄片傳統，從以前到現在，紀錄片的拍攝多半是以獨立製片的方式，個別的影像工作者默默地以極大的耐心與毅力，能做多少做多少地關注社會的角落，企圖揭發被遺忘在暗層的記憶，尋回以「人」為原點的思索，甚至與被紀錄者共同為彼此執著的意念而奮鬥。紀錄片最終的目的不過是藉著影像所紀錄與傳達的意念，刺激人們重新思考生活中既有的價值，進而達到對現狀的改革。但是面對台灣金錢至上的電子媒體工業，多數的紀錄片幾乎沒有放映的管道，因此紀錄片只能說是達到「紀錄」的目的，不要說推動社會的改革，連能擴及的反省範圍都有限，更不提處於弱勢的被攝者深切地期待了。

最近為響應十二月一日世界愛滋日，及九五年國際愛滋紀念被單特展等系列活動，CTN 大地頻道自十二月三日起，每週日播出一系列由大好傳播公司製作的愛滋病紀錄片，算是國內紀錄片中的特例。相較於其他疾病，即使國內已通過愛滋病防治條例，但愛滋病患者仍然遭受到許多歧視與漠視，政府的態度一如其速速通過的法一般，反而是明白告訴大眾：「得愛滋病就是種恥辱、就是活該、自作孽！」，而今年才通過的全民健保也是基於這種錯誤觀念，未將愛滋病列入給付範圍內，使得愛滋病患不但要面對身、心的折磨，親人、社會的誤解，同時也無力支付一個月十幾、二十萬龐大的醫療費。

這系列的紀錄片分別由張艾嘉、嚴浩、黃春明、虞戡平、蔡明亮等五位國內相當知名的導演，以台、港、日本、泰國等地五種不同方式感染愛滋病的帶原者個案為對象，所拍攝的五部風格互異的紀錄片，片中主要探討患者的心路歷程及生活遭遇

的困境，呈現當地對愛滋防治的推動，並不斷質疑國內醫療政策的缺失，及一般民衆甚至醫護人員對愛滋病莫名的恐懼，導致對愛滋病患者人權的漠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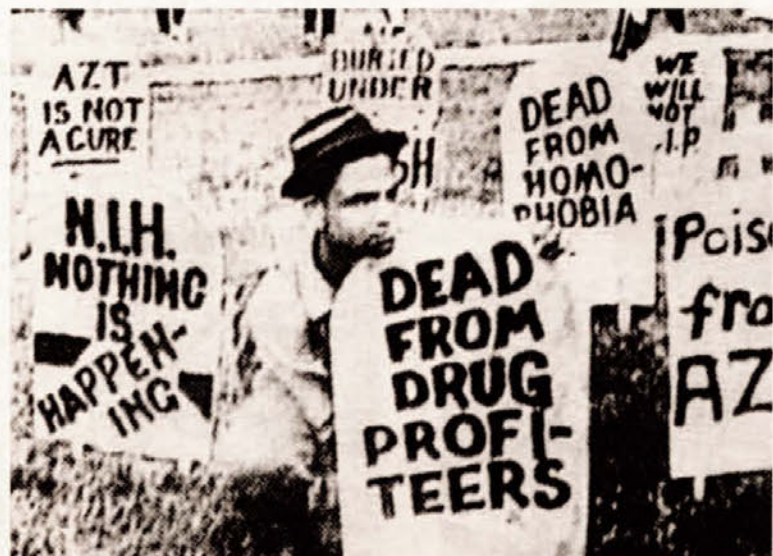
「從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改觀了……。」

—— 林小姐

由張艾嘉執導的「從那一天起」，所探討的案例是一位經由先生傳染的年輕太太——林小姐。這對十六、七歲就結婚的夫妻，丈夫壓不住年輕的衝動經常在外風流，帶給太太的是不斷復發的各種性病。經常往來於婦科的她，反而先被醫院篩檢出是愛滋病帶原者，從那一天起，公婆的責難，以為愛滋病是她帶來的；先生罹患愛滋病卻不願面對；及年幼女兒的養育等，讓她徘徊在離婚的抉擇邊緣。是朋友、社工及親人的鼓勵，支持她慢慢調適生活，甚至努力工作以維持經濟收入。

這部片是五部紀錄片中唯一一部以戲劇的方式來呈現，「這是基於尊重林小姐的決定，」副導演劉嘉明表示，「因為林小姐非常愛她的女兒，她不希望女兒因此而受到任何傷害。」而八歲大的女兒也很懂事，能夠瞭解媽媽得的病，母女之間相處的情境常讓工作人員感動不已。在得知自己的病之後，她不斷告訴女兒「將來要做個一切靠自己的人，女人不是沒有用的，不是生來就要嫁人的，不要像媽媽一樣。」是在困境之中，對於女性角色的思索吧！

在溝通的過程中，她先生非常疏離，據林小姐表示，他甚至從來沒承認過自己得了愛滋。開拍的前一天，她先生就因為愛滋病發作而過世了，走的很突然，林小姐非常難過，童年的不快樂，導致她急急地掙脫家庭的陰影，以為投入了避風港，卻沒想到面臨反而是更大的苦難，但是自始至終，她心裡對於丈夫的愛仍是難以割捨，只是這樣的感覺實在太複雜！「我覺得她是個非常堅強的女人，曾經有人跟她說『我很同情妳！』，她為了『同情』這兩個字哭了一整晚，她說『我不希望別人同情我，只是希望能夠瞭解我！』」劉嘉明說。



《愛滋吶喊》劇照。（圖 / 金馬獎提供）

(上續 20 版)

片中最後一幕，也是真實的情境，母女一起看著「一休和尚」，她突然問：「妳想媽媽會活到什麼時候？」女兒不假思索地回答：「就是現在！」她今年不過二十四歲！

「戰鬥十九」 — 勇氣與愛

「人真正的勇氣不僅是在病痛時表現堅強，不僅是能在社會歧視下站出來承認自己是愛滋病帶原者，這種勇氣來自真正的愛，一種深刻真切的愛。」

—— 黃春明

十年前由於日本藥商向美國購買血液製劑中感染了愛滋病毒，導致日本五千位血友病患者中竟有兩千位感染了愛滋病，且平均每五天就有一名患者死亡。當時美國於一九八三年即發現且證實與血液製劑有關，並研發出將製劑加熱之補救辦法，而日本卻遲至一九八七年中才公佈補救辦法。此事件導致許多日本人誤解血友病即是愛滋病，且極度歧視血友病及愛滋病患者，造成許多病患不但基本人權被剝奪，甚至受不了壓力而自殺。

十九歲的日本男孩川田龍平，是名血友病患者，亦是在當年的藥害事件中感染愛滋病，十年後的今天，他在母親、朋友的支持下挺身而出，控告日本厚生省當年消息公佈太晚。這件事造成的影響，是今年七月二十四日那天，將近四千人聚集在一起，手挽著手包圍厚生省以示抗議，支持川田龍平，並不因為他公佈身份而疏離，反而給予更多的溫暖。今年十月七日，又組織了一場集會，以健康、正面的心態面對愛滋病。黃春明參與了這次集會，深受感動，他將片名取為「戰鬥十九」，就是希望年輕人能共同來參與。

「佛陀之心」

「在泰國，因為是佛教國家，許多寺廟中都會收容愛滋病患者，相較於國內的宗教團體，對愛滋避之唯恐不及……」

—— 虞戡平

經由台灣的希望工作坊的介紹，找到了泰國由愛滋病患者及義工所組成的「星期三之友俱樂部」，再透過「星期三之友」的聯繫，虞戡平導演找到願意接受拍攝的對象。「基於對每一個的生命經歷生老、病、死等人生必經的過程的尊重，我拍了這樣一部紀錄片，而且這應該是人們互重的！疾病應該是無所謂道德或是恥辱的！」他說。

據估計國內愛滋病帶原者將近一萬人，而在泰國，正式統計出來的就高達七十萬人。面對這樣高的一個數字，泰國政府及民衆無法再視而不見，無法再以個人責備論推諉至帶原者個人身上，因為這種情況源於泰國龐大的色情工業，而色情工業支撐了泰國的觀光與經濟，是整個社會結構因素使然！

因此，泰國的愛滋防治做的較台灣來的積極，整個愛滋防治是由一個跨部會的小組推動，不像台灣只是由行政院下的衛生署負責，執行的成效與顧及的層面當然不同。另外對特種行業的管制，將之合法化管理並強制執行保險套的使用，相較於台灣，法律逼迫色情工業轉入地下，不但造成管理上的死角，更讓色情工業成為台灣最蓬勃的地下經濟。



▲張艾嘉拍攝《從那一天起》與女兒朋友歡唱 KTV。(圖 / CTN 提供)

▲黃春明(右一)和川田龍平(左二)的合照。(圖 / CTN 提供)



人的！」虞戡平說。

「我不知到自己會活多久，但是我會一直做到死為止！」這位二十一歲的年輕義工說。

蔡明亮與他「新認識的朋友」

「這次拍紀錄片所接觸到的每一位感染者、醫護人員或是義工，沒有不對衛生署每年花了一堆錢所印製出來的愛滋防治宣傳單搖頭嘆息，……，怎麼會有政府機構用「自作孽」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因同性性行為而感染愛滋的人？」

—— 蔡明亮

蔡明亮的紀錄對象是國內的感染了愛滋，並投身愛滋防治義工的男同志。在與十多位這於台灣各地的

患者親身訪談，最後獲得四位愛滋帶原的同志首肯拍攝，幾經波折，忠實地紀錄了其感情、工作、生活、社交、家庭及內心思維世界。經由這樣的紀錄，希望讓觀眾從瞭解同志的世界，進而感受到，同樣是人類，雖其性傾向不同，但相同的人權與渴求被尊重的期望則是一致的，「同志」與「愛滋病」之間並無等號，愛滋病人亦如同任何病人一般有各方面的權益，且絕不因其感染管道不同而有異。

蔡明亮曾表示，拍這個片子時，一直感到心中隱隱的不安，很擔心他們因這片子曝光，而不知會遭到怎樣的對待

？觀眾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可能會感到十分焦慮，將近一個鐘頭的訪談中，幾乎看不到受訪者的面目，「他們一個個彷彿沒有頭沒有臉，像魂魄似的……」蔡明亮說，「但我覺得他們了不起，即使只露一條腿或一隻手，但卻充滿我們所沒有的勇氣！」

曾有朋友向蔡明亮表示，看片時真希望將電視撕開看一看這些年輕人的臉，蔡明亮說，「我倒希望所有的觀眾都有這樣的反應，把電視撕開或砸爛，這是個焦慮的時代！」

台灣對於愛滋病的理解較美國、或是國際已落後了將近十年，而政府的顧慮卻仍舊停留在二十年前。十年後的現在，台灣的藝文界才開始企圖以種種方式反省、檢討這樣的存在已久的問題。我們並不能在這樣的時刻沾沾自喜，一切都只是開始罷了，即使這次因配合世界愛滋日而聚集了影藝界的知名人士吸引輿論的重視及大篇幅的報導，並相關團體主導共同迫使政府面對這個問題，但我們期望這樣的第一步不會只是錦上添花，或是如曇花一現似的嘉年華會。對於愛滋患者而言，真正需要的是持續不斷的生存力量及尊重。

CTN 中天頻道

《三角天空》	導演嚴浩
首播 12.10 (日)	22:05 - 23:00
重播 12.11	06:05 - 07:00
	14:05 - 15:00
《戰鬥十九》	導演黃春明
首播 12.17 (日)	22:05 - 23:00
重播 12.18	06:05 - 07:00
	14:05 - 15:00
《佛陀之心》	導演虞戡平
首播 12.24 (日)	22:05 - 23:00
重播 12.25	06:05 - 07:00
	14:05 - 15:00
《我新認識的朋友》	導演蔡明亮
首播 12.31 (日)	22:05 - 23:00
重播 1.1	06:05 - 07:00
	14:05 - 15:00

受眾人異樣的眼光。後來，昔日的鄰居衣著光鮮地回到村裡，並表示可以介紹她工作，於是她便來到曼谷做了娼妓。當時她並不以自己的工作為意，因為在鄉下一日二十泰幣的收入，與一次性交易所得的一千五百泰幣實在無法相比，而且藉由她的工作，家中的經濟獲得相當的改善，反而得到村中人的尊重。

直到兩年前，她十九歲時，被篩檢出感染了愛滋病，院內的義工告訴她有「星期三之友」這個組織，失去工作、精神沒有寄託的她，受到組織內朋友的感動，便也投入義工的行列，站出來幫助其他的人

「整個過程中，很感動卻也很難理解的是那種勇氣的昇華！我們這些正常人從事公益活動，其實是很容易的。當一個人得知自己生命是有限的，不知何時會走到盡頭，卻還願意利用有限的時間做些積極的事，人在生死的邊緣徘徊之際，這種面對死亡的豁達與勇氣是非常動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對社區要有影響力，想問題要有世界觀。」這句話是中華民國預防醫學會秘書長陳宜民，在面對臺灣愛滋流行病學的經驗之談。

愛滋戰爭

十二月將愛滋被單以及名冊計畫引入臺灣的陳宜民，在美國主攻病毒免疫研究，回台投入愛滋病防治工作已有四年，「當初回來臺灣只是要做疫苗研究，不料卻「越陷越深」」，他說。除了教學研究、參與愛滋政策諮詢以外，陳宜民並積極尋求民間資源的挹助，設立希望工作坊，為愛滋病人成立照護的中途之家。

陳宜民說，在美國的愛滋研究者不少同時是人權份子，他的老師就曾經在九二年為了抗議美國政府修訂移民法，規定移民需經過 HIV TEST 才得入境的條文，拒絕在波士頓舉行愛滋研討會議，將會議轉移到荷蘭舉行，以表達對於美國政府歧視帶原者平等權利的抗議。「愛滋病應視為一種流行病學來面對預防，而不應加以道德歧視——國外愛滋平權運動的精神，啟發了許多醫療專業工作者，投入社會工作的實踐。」他說。

這次愛滋紀念被單的活動，希望能夠在醫療取向之外，帶入生活化、藝術等多元面向，達到正面告知的功能，並給予愛滋病患及家屬精神支持。陳宜民說，病人所面臨的自我與社會譴責的壓力是旁人無法想像的，家人也不例外，「有一位病人在世時，被自己的哥哥用鐵鍊鎖鎖在家裡，視為莫大的恥辱。這幾天，病人哥哥打電話來，在電話裡哭了，他感謝國外及臺灣有人為愛滋病人做紀念被單，能稍微彌補他對弟弟的抱歉與懷念。」



愛滋人權

國際思考 在地實踐

文 / 蔣慧仙



AIDS HIV 的告白。

他相信臺灣加入國際愛滋平權運動的網路，是對本地的愛滋防治是有一定助益的。

至於在亞洲地區的愛滋防治及研究工作上，「臺灣應該起一個領導作用，」陳宜民說，「從愛滋流行病毒的世界發展趨勢來看，亞洲地區國家人口眾多、經濟發展較落後，是以 E 型愛滋病毒為主；因此，以 B 型愛滋病毒為主的歐美地區，將不會花鉅額投資去研究適用於亞洲的新疫苗。」

他補充，雖然美軍在泰國已發展實驗 E 型疫苗，但是泰國型病毒變種得很厲害，已經無法完全控制，臺灣由於性旅遊 (SEX TOURISM) 的風氣，正將成為這類新病毒感染的主

要地區。陳宜民認為，「相較於東南亞國家，臺灣有較優勢的經濟能力；相較於日韓，臺灣的醫療制度又有較大的彈性。預計以後的愛滋問題將在亞洲爆發，臺灣如果能在亞洲 E 型病毒的疫苗研究上起帶頭作用，會有一定貢獻。」

另外，他認為愛滋病的預防和治療要有眼光，要能夠掌握五年十年以後的愛滋治療取向。除了疫苗研究，愛滋的新藥 3TC 在美加地區已通過實驗獲准上市，臺灣的帶原者急切詢問何時才能引入並儘快通過試驗，但是他們的聲音卻苦無管道「上達」；在西醫系統以外，中醫的醫療與養生值得投注研究；愛滋病患的臨終關懷也應發展。至於愛滋的基因治療，則需要有衛生署人體試驗的相關法規的配合擬定修正，這些都是主管機關要及早研擬因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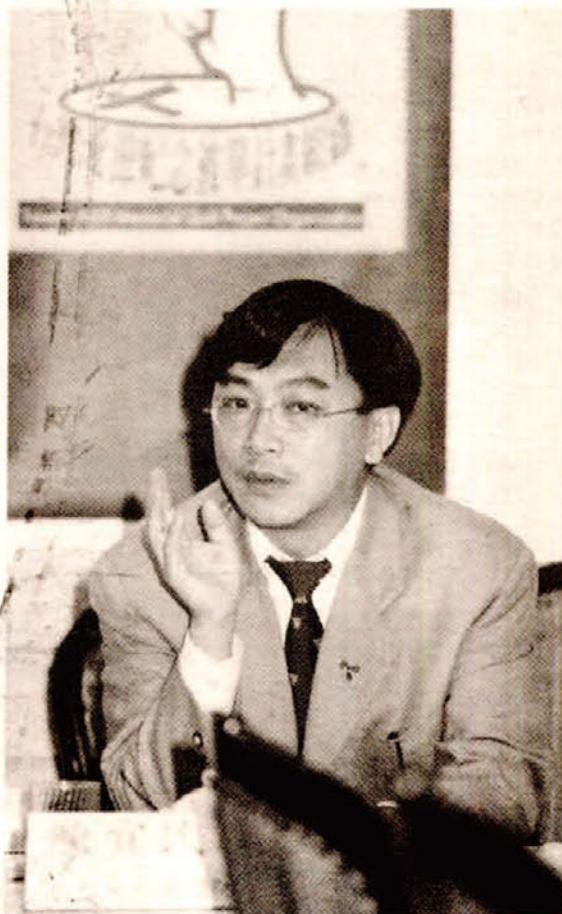
陳宜民認為，國內愛滋政策的諮詢委員會過於鬆散，開會時間間隔太久，往往無法兼顧及時與前瞻性；結構上也缺乏反應愛滋帶原者需求的設計。「目前幾位相關學者以及長期推動愛滋防治的民間團體，醞釀要成立民間的愛滋諮詢委員會，以便監督官方的愛滋政策與醫療資源的分配」，他說，「帶原者團

體的成立更是刻不容緩，他們才能表達自身的醫療需求，並且在面臨就醫、就學、工作、隱私等基本人權遭受歧視時，以團體的力量作為集體發聲的管道。」

在大環境方面的觀察，他認為民眾早先視愛滋病為「同性戀天譴、性濫交」的歧視態度已逐漸改善，這次透過紅絲帶小組、安泰人壽、誠品彩田等藝術界、以及影藝界的聲援，對於愛滋防治正確觀念的推動助益極大。

但最令他不解與難過的是，衛生署長張博雅仍然在公開場合表示愛滋病在臺灣不嚴重、得愛滋病的人是自作孽等言論，「三年前把愛滋病說成性濫交、自作孽這種言論出現在臺灣的愛滋衛教單張上，已經引起美國同性戀人權團體來信抗議，為什麼今天還會再由最高衛生首長說出這種歧視言論？如果這種言論又出現在衛教單張上，根本就是浪費公帑！」他表示，民間團體會表達一定的抗議。

最後陳宜民呼籲，若是能透過活動爭取到更多的民間捐獻，對中南部成立愛滋中途之家也將會有很大助。因為中途之家的經費實在很短促，年度經費往往撥得很慢，額度也不敷支出，」他不禁感慨，「成立中途之家是衛生署白皮書自定要做的業務，現在由民間團體幫忙做，衛生署又不給全部的補助經費，還要讓主事人辛苦地向民眾及企業團體募款，實在很難運作。」熱心的美商企業團體安泰人壽則已經連續三年編列年度預算投注愛滋防治，陳宜民希望本地的企業界也能一起投入。



▲圖為陳宜民。

專訪陳宜民

▲臨界點劇象錄「生痛有理，愛滋無罪！」

台灣愛滋防治工作的進展與成就，主要應歸功於民間力量的自主介入。

八〇年代中期，整個社會對愛滋的認識還一片模糊，官方的愛滋防治工作仍處於襁褓未及學步，祈家威即開始以個人的單薄力量，開始在同性戀的圈子，宣導愛滋病的預防措施，幫助個人以匿名的方式作篩檢，鼓勵感染者有限度地現身，協助因感染曝光而被迫休學的師大學生等，「這些個人性的行動，對於人們和政府部門對愛滋病的重視起了極大的正面作用，也間接鼓勵了其他關心愛滋病的人投入相關工作。」希望工作坊活動組組長張維說。

之後，作家宋光泰發表了紀念死於愛滋病好友的〈裸的告白〉，帶原者韓森也接受台視、中國時報採訪，發表感染愛滋病的心路歷程，幾個願意從事愛滋病的人開始頻繁地接觸，感染者也有了互相認識、交流經驗的機會。

九二年是民間推動愛滋防治工作極具意義的一年，個人的行動開始慢慢組織化：第一個專事愛滋防治工作的誼光義工組織正式成立；婦女新知基金會亦成立了愛滋防治的工作小組；同志平權組織「SPEAKOUT」透過網路和書信發聲，抗議衛生署文宣對愛滋病患的歧視；預防醫學學會亦舉辦了全國第一次的「為愛滋而走」健行活動。

在醫療體系方面，由於醫院社工室的介入和義工的訪視，也開始營造出對感染者較善意的空間，張維特別稱許台大醫院社工張麗玉在這方面的貢獻，經由她對醫院訪視的規畫，讓感染者、義工、護士、社工和醫生之間有了較深入的溝通；目前榮總每兩個星期一次的感染者聚會，也使得各感染者及家屬之間，開始有了聯繫、聯結的可能。

「誼光的成立，代表了社會對於愛滋病在觀念上的初步接受，而中途之家的運轉，則顯示出開始有人願意真實地接納愛滋病患」，張維說，去年預防醫學學會接手中途之家、將義工組織取名叫「希望工作坊」的用意，即在於希望感染者能摒棄悲情，重新懷抱希望和人生的光明面。

今年可說是愛滋運動重要轉捩點，突破以往以醫療團體領軍的現象，今年的「三二五反歧視」遊行，

新世代全面運動的發動機

愛滋人權

運動

文 / 李安妮

是同志團體首次的主動出擊，抗議學術界在愛滋研究中歧視同性戀；婦女新知基金會愛滋防治工作小組在運作幾年後，除了針對諸次相關愛滋病的事件發言、舉辦政策公聽會、要求相關單位制訂更合乎人權的政策外，並特別關注婦女在愛滋防治中的特殊需求。

張維認為，這代表各個族群的發聲管道已漸漸出現，每個群體都站出來說話，站在自己的權益立場上要求更好的環境，這是愛滋運動多

元化的開始，他覺得，雖然在SPEAK OUT的過程中，難免有部份的曲解，但這至少達到了社會教育的目的，讓大家知道，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愛滋病及現行政策的受害者。

已經開始萌芽的愛滋運動，未來該如何走呢？

針對感染者備受歧視、當事人與家屬難以發聲的狀況，韓森希望能透過今年的「國際愛滋紀念被單展」募足款項，成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基金會」，將感染者組織起來，初期將針對感染者進行一年的封閉式成長團體，以作為未來感染者集體發聲、現身的準備。

除了現有的醫院訪視、中途之家與愛滋紀念被單等例行性的工作外，希望工作坊目前正在和婦女新知基金會研究「愛滋人權」的相關問題，希望能在明年提出來，要求政府單位制訂相關的法條。誼光義工組織仍將延續防治宣傳的工作，針對尚未感染者的民眾做愛滋教育，並將加強對婦女與青少年的防治工作，也要提醒社會大眾開始注意老年人的性權益和感染愛滋病的增加趨勢。

婦女新知基金會愛滋防治工作小組則將繼續推動愛滋政策的相關改革與制訂，負責人倪家珍表示，如何將愛滋運動與和愛滋有所關連的各種社會性議題、運動聯結，提昇

一般人的「愛滋意識」，增加運動的深、廣度和力量，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愛滋病帶給這個世紀人們的衝擊並不僅止於生或死的問題而已，它提供我們一個重新思考生命意義，以及全面反省社會結構與深層文化的契機，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社會關係將得以在這場疾病的激盪中重新被翻動、改變，弱勢者所受的種種不平等對待也會在整個社會處理、對待這個疾病與患病的人的過程中，更加地被凸顯，並提出深沈的控訴。

「有歧視的地方，就有愛滋的感染。」倪家珍說，愛滋政策的制訂、醫療資源的分配及社會性的偏見，常與既定的社會權力關係重合，同性戀、婦女、性工作者、有色人種、中下階層的人民、病人等，這些原本就在異性戀、父權、性歧視、人種歧視、階級不平等、醫療體系的文化中，受到差別待遇的人們，在愛滋防治的過程中，往往也只能獲得較少的資源，受到較多的歧視，並且因為制度性的忽視，而成為愛滋病的受害者。

同時，愛滋傳染途徑與性的相親性，也讓我們看到，台灣社會對性的諸多禁忌和刻意的隱漠，「當性愈是那麼地不可說時，愛滋病就愈是有可能透過性來傳染」，倪家珍認為，安全性行為必須在開放的、平等的性關係中，才有可能達成，而對安全性行為的堅持，亦可能創造出一個新的情慾文化（你可以想像「如果沒有採取安全性行為就會冷感」這種身體快感的最深層改變）。

情慾解放、身體政治、婦女、原住民、工人、病人等各種社會運動因此皆可以是愛滋運動的結盟者，至於，可以召喚到與累積多少社會力？則需要長期的耕耘。

愛滋人權

23



(圖 / 本報資料室)

國內愛滋大事記

鄭重推薦：

■《愛要怎麼做？——愛滋年代裡的女人性指南》，辛蒂·佩頓與珍妮斯·凱莉合著，婦女新知基金會編譯、出版。

■《愛在愛滋蔓延時——女性自我保護手冊》，任一安著，中華民國預防醫學學會出版。

■《婦女與愛滋》，戴安·理察森著，朱美嵐譯，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婦女事工委員會出版。

■《如何與孩子談愛滋病》，陳宜民編著，中華民國預防醫學學會出版。

■《與青少年談愛滋病》，琳達·曼達拉斯著，陳酒音譯，羣強出版社出版。

■《性的安全守則》，魔術·張森著，王嘉源譯，時報出版社出版。

■《愛滋病全貌》，莊哲彥編著，行政院衛生署及省政府衛生處出版。

■《愛之生死——韓森的愛滋歲月》，廖娟秀著，大村出版社出版。

可以諮詢 和尋求幫助的地方

■行政院衛生署防疫處
02 - 3962847

■中華民國預防醫學學會
02 - 8744560

■中華民國愛滋防治協會
防治專線電話

02 - 5777744

■中華民國愛滋防治協會
誼光義工組織

02 - 3755413

■婦女新知基金會愛滋防治
工作小組 02 - 3637929

■婦女救援基金會 02 -
3929595

■馬偕醫院平安線 02 -
5310505, 5318595

■全省張老師專線及生命線
協談中心

- 1984.12 · 台灣出現第一個感染愛滋病的美籍人士。
- 1985.5 · 衛生署成立愛滋防治小組
- 1986.3 · 台灣出現第一個本國籍的愛滋病感染者。
- 1987.5 · 台灣發現第一個輸血感染愛滋病的案例
- 1987.6 · 祈家威帶著蒙面的感染者現身。
- 1987.7 · 一名師大學生在成功嶺受訓時，出現疑似愛滋病的症狀，經同學向祈家威尋求協助後，轉送就醫。此學生後來被迫休學。
- 1988.1 · 衛生署開始實施供血人的全面性抗體篩檢
- 1989.3 · 台灣篩檢出的愛滋病感染者突破一百名。
- 1990.11 · 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
- 1991 · 感染者韓森接受台視名為「重生小子」節目的專訪，談感染後的心路歷程。
- 1992.5 · 中華民國預防醫學學會所舉辦的第二屆台北國際愛滋病研討會 在榮總舉行。韓森於會議結束前，向在場的參與者現身。
- 1992.6 · 韓森的心路歷程自白在中國時報上登出。
· 美國愛滋防治運動者辛蒂·佩頓女士來台參加學術研討會，發表「愛滋工業的建構」，引發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立「愛滋防治工作小組」。
- 1992.9 · 陳宜民擔任中華預防醫學學會秘書長。
- 1992.10 · 中華民國愛滋防治協會成立誼光義工組織。
· 「Speak Out」團體針對政府貶抑、恐嚇式的宣導策略及愛滋病醫療資源的不足，向國際同性戀人權協會抗議台灣歧視愛滋病患，並透過網路呼籲會員及關心同性戀人權的人士寫信向李登輝抗議。
- 1992.11 · 誼光舉辦第一次義工訓練。
- 1992.12 · 預防醫學學會舉辦第一屆「為愛滋而走」健行活動。
- 1993.2 · 楊姐成立第一個愛滋中途之家。
- 1993.3 · 祈家威召開記者會，愛滋中途之家曝光。
· 感染者林建中在媒體公開現身。
· 台大宿舍規定感染者不能住宿事件，引發社會關注。
· 誼光在台北西門町來來百貨廣場舉辦第一次街頭宣導活動「只要青春，不要愛滋」。
- 1993.4 · 鮑明信擔任誼光總幹事。
· 預防醫學學會邀請發現愛滋混合療法的「希望醫生」周永剛來台，在中正紀念堂舉辦「亞洲連線，萬人 Call-in」活動。
- 1993.8 · 台灣篩檢出的愛滋病感染者超過五百名。
- 1993.12 · 婦女新知基金會和立委葉菊蘭合作，舉辦「檢視台灣的愛滋環境」公聽會，這是台灣第一場相關愛滋政策的公聽會。
· 婦女新知基金會愛滋防治工作小組出版《愛要怎麼作》，探討女性與愛滋的種種相關問題。
· 預防醫學學會舉辦第二屆「為愛滋而走」。
- 1994.4 · 預防醫學學會接手中途之家。
· 預防醫學學會在「企業與愛滋」的研討會中，發表聲明，呼籲企業界重視感染者的工作權。
- 1994.5 · 林建中因現身後承受過多壓力，吞下大量 AZT 自殺。
· 預防醫學學會正式成立希望工作坊，舉辦第一屆義工訓練。
- 1994.7 · 祈家威至法院按鈴申告三位愛滋病患與感染者者，指其觸犯愛滋病防治條例，不戴保險套即與人發生性關係，涉嫌故意傳染愛滋病給他人。
· 婦女新知基金會、預防醫學學會、希望工作坊等二十多個團體針對此事連署簽名，發表「帶原者不是罪犯」的聲明，並與立委葉菊蘭合辦「推動沒有歧視的愛滋防治公聽會」
- 1994.8 · 預防醫學學會在榮總舉辦「第三屆台北國際愛滋病研討會」。
- 1994.8 - 9 · 某報記者報導澎湖學童感染愛滋病的新聞，當時，當事人及其家屬尚不知情。這篇報導使得該學童的感染事實曝光，最後在校方和其他學童家長的壓力下，被迫休學。希望工作坊因此發函給教育部等相關單位，呼籲重視感染者受教育的基本權力，才使得其復學。
- 1994.11 · 李大鵬接任誼光總幹事。
· 祈家威至台大校門口抗議台大宿舍拒絕讓愛滋病感染者申請住宿的規定。
- 1994.12 · 希望工作坊舉行第一次的「放水燈」活動，為感染者、病患與因愛滋病去世、受苦的人祈福。
· 預防醫學學會舉辦第三屆「為愛滋而走」。
- 1995.3 · 同志工作坊與數個同志團體，舉行「反歧視」遊行，抗議涂醒哲的研究中，對同性戀與愛滋病的歧視。
- 1995.6 · 新加坡「生命繼續」(Life Goes On) 組織來台訪問，參觀中途之家，並拜訪榮總護理感染科護理站及希望工作坊的義工訓練課程，和台灣的愛滋防治工作人員進行經驗交流。
· 希望工作坊在高雄成立南部工作室。
- 1995.9 · 愛滋病感染者魔術強生來台被拒。
- 1995.11 · 希望工作坊成立「名冊計畫愛滋紀念被單」組織。
· 台灣發現的愛滋病感染者達 991 位，即將破千。
- 1995.12 · 希望工作坊在中正紀念堂舉辦「一九九五年國際愛滋被單展」，展出將近六百面來自美國的愛滋被單和日本的 ABC 被單，以及二十面本國製作的愛滋被單。
· 預防醫學學會舉辦第四屆「為愛滋而走」。

可以尋求 資訊和檢 驗的地方

-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
02 - 3970800 轉 2030
- 台北榮民總醫院
02 - 8757494
- 三軍總醫院 02 - 3654440
- 台北市立仁愛醫院
02 - 7093600 轉感染控制
- 台北市立忠孝醫院
02 - 7861288 轉 6708
- 台北市立和平醫院
02 - 3811324
- 台北市立中興醫院
02 - 5523234 轉 550
- 台北市立陽明醫院
02 - 8389145
- 台北市立性病防治所
02 - 5115334
-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03 - 3281200 轉 2040
- 省立桃園醫院
03 - 3699721 轉 288
-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
04 - 2062121 轉 2137
- 台中榮民總醫院
04 - 3592525 轉 3100
-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06
- 2353535 轉 5417、5390
- 台南市立醫院
06 - 2691911 轉 317
-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07 - 3214277、
3208159
- 高雄榮民總醫院
07 - 3468299
-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07 -
7317123 轉
2568
- 花蓮慈濟綜合醫院
038 -
562016
- 花蓮門諾醫院 038
- 227547
- 郵寄濾紙
乾血法 02 -
3212519 (每星
期二、四)或台
北郵政信箱
12352 號
- 各縣、市衛
生局免費檢驗



影像書寫 VS 台前接龍

文\黃建中

儀式過後是連續二十四小時的寧靜與祥和，他似乎忘記了自己精神崩潰了。他的衣著極為華美，像個鬥牛士，喜怒哀樂卻還裝得那麼自然，誰知內心裡狂風暴雨，夢境又生夢境……

夢一：

瑪麗·羅思麗小姐來到如霧的城市三藩市，她想要又亮又黃的黃金，為了不做輸不起的人（無論男女）而繼續留在罪惡如山的城市。這城什麼都沒有，只有黃金，為了它，很多人性命不要，很多人作姦犯科，更多的人設下賭局計畫騙取老實人辛苦掘了兩年的財寶，當這城裡的男人第一眼見到她爭著做她抵達當晚的晚餐男伴，瑪麗·羅思麗小姐立刻就知道了。她擁有的魅力，就像那些火紅的眼睛般迷人。雨浙瀝瀝下，她決定在這霧城做個不後悔的夢。

夢二：

飛機飛到二十萬呎上空。突然間，一個黑影出現，遮住了陽光，引擎聲也劃破了原有的寧靜。哇，漂亮的一招，小伙子硬是要得，三下兩下，敵機已經斜飛破碎，如果說，飛機設計師的責任是減少飛機的危險，那飛戰鬥機的人要把敵人擊落，天經地義。

令人意外的是，沒想到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他的成績超前了那麼多，隨緣遇上一個，死的總是對方，「最重要是贏。」這就是他常用的方法，他記得是一個神經病老頭告訴他的。老頭子總是咕咕嚕嚕，嘴裡一個女人的名字，瑪麗，瑪麗，瑪麗，瑪麗個沒完。

夢三：

找尋大自然裡最珍貴的寶貝，發現生命的神祕和魅力，訴說豐富的感情，有些希望已經失去，甚至變得黯然。本來嘛，男兒有淚不輕彈，外頭的老人政治進來干涉，初次的接觸，就叫他想掉淚。難道……難道瑪麗還能再回到身邊嗎？所以那老頭來跟他說了這麼多話，這麼，這麼，這麼的莫名其妙。

夢四：

關於可憐中求快樂的祕訣，抓住了快被煩死的男人。大家都說不要吃太飽，免得忘記了祕訣。來，點上燭火，讓瑪麗告訴你，關於在可憐中求快樂。隻字，片語，一縷若有若無的情緒，一座被加冕的馬車，一個死女人，老頭子偏頭想了想，原來又是一場夢，真是遜斃了，他暗罵自己一聲，轉頭睡著了。

另



翼

說台語，寫台語

大家伙來！



▲圖為盧誕春

各

大專院校內的台語文運動，若從台語文相關社團的成立（不論是於解嚴後一年即成立的成大台語文社，還是三月學運過後各校才陸續出現的台語文社）算起，至少也有五年了。

五年來社會時空背景的轉移與政治風氣的逐漸開放，是否會讓你開始質疑台語文運動的出路？再加上台語文社並非如一般異議性社團一樣，大一入社，大二就可以當社長，每位新社員入社時，光是從會說自己的母語（假設是福佬話）到可以寫，就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更不用提還要學客語、原住民等其它族群的母語，這是否又會加增其傳承上的困難？然而事實可能正

好相反，說母語、寫母語似乎成了各校間台語文社普遍的共識，經驗的傳承持續至今已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

曾經在別人都不太敢拿申請表格，卻很“神勇”地申請表格一拿就填了，而成為交大台研社的創社元老；也是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第二屆會長的盧誕春，當被問及台語文運動發展的“歷史”時，一直抗議“歷史”這個字眼的使用，因為他覺得歷史代表了死亡，可是台語文運動持續至今，非但沒有死亡，還越戰越勇！

其實，解嚴後各校雖然陸續成立了台語文社，但彼此間並沒有聯絡，反而是常在各個運動的場合，如三月學運、反核、反郝、獨台會案等活動中碰面。在政治解放的過程中，如果你要追究台語文社的成立原因，那盧誕春會告訴你：台語文社的成立過程是自發性的。經由自發性的思考自己的語言文化，甚至面對自己不會講母語這個事實，開始徹底思考國民黨的文化教育，盧誕春覺得台語文運動所面對的已不再是政治或經濟上的不平等，而是文化教育就如政治手段般，成了執政黨統禦人民的一種騙術。

相較於國外的語言政策，盧誕春以加拿大為例，有感而發的指出，加拿大因為是雙語的環境，所以很尊重少數民族，只要社區裡的人提案說要教自己的小孩母語時（即使只有幾百個台灣人），政府就會提供一筆錢讓社區的人去編輯相關刊物。可是反觀台灣，長年來的文化教育不但把我們教到講不出自己的母語，甚至也沒有編過什麼東西。

■■■

由於各校內的台語文社團普遍具有共同的議題，再加上經常在街頭碰面，很快地一個跨校性的組織——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因而成立。盧誕春很自豪地說，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不單只是傳傳新聞稿而已，延續至今光是自己寫自己編的刊物，至少也發行了二十六期，瘋狂時甚至也會十天一期，連續發行了半年十八期。盧誕春覺得這在台語文運動中不但深具特色，也說明了各校間極強的動員力與凝聚力。

被盧誕春喻為“英明的會長”的楊允言補充說，其實他們那時也花了很多精神在做宣傳的工作。若跟其它的本土性社團相比，台語文的發展在社運中是較不受重視的。有的學校可能早已做得很好，但校園內參與的人並不多，透過跨校性的組織正好可以將大家結合起來，產生激勵的作用。

至於網路的使用（1991年），盧誕春認為也是台語文運動的一個很大的特色。那時網路上還沒有中文系統，所以在網

展演者：楊允言（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第一屆會長）
盧誕春（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第二屆會長）
文字苦力：林秀麗

路上做台語交流都是使用羅馬拼音字。楊允言說明很多學校剛開始時可能是採取不同的版本，但為了與其它學校溝通上的方便，加上羅馬拼音學意易懂，最後漸漸不約而同地採用了羅馬拼音的方式。

■■■

面對現今的學運或社運發展，盧誕春覺得大至都離不開政治的範疇，而且往往是跟在政治主張後面。但是身為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的成員，盧誕春認為他們不但對其它的台語文團體採取了非常批判的角度，而且在做法上、在理論上、在想法上都是站在運動的最前面，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動力。

舉例來說，社會上很多人從事台語文運動時，都傾向埋首於漢字，想從中尋找出台語可用的字彙。然而在台語現代化過程中，努力恢復台語的生命力、讓它有辦法再創作、有辦法再書寫，對盧誕春及楊允言而言可能才是重點所在。社會上有很多人想追求的是從古漢字中尋找台語的書寫方式，盧誕春認為那是沒有意義的，他指出台語文長期運動至今並不算成功的原因正是因為大家都鑽研於查字，但中文的字彙實在太多，

通常越主張要去使用故漢字的人，就越寫不出文章來，況且死的文字、甚至什麼才叫“正確”的字，要把它找出來重新使用都是不太可能的。

身為學生，盧誕春表示他們並不要做一個保守的團體，只鑽研於查漢字、辦研討會、發表論文，而是要求自己學習寫文章。楊允言也認為台語文的發展，除了說以外就是寫，但現在一般人對台語文的想像就是台語文很美，或是追究字要如何寫，而很少將注意力放在台語文的創作上。

■■■

隨著社會情境的變遷，台語文運動其實也面臨了一些難題。尤其當說台語（指的是福佬話、客語、原住民語等）已不再是禁忌時，新一代的學生可能會越來越覺得說台語是沒有必要的。

對從事台語文運動的學生而言，至今他們仍然堅持反對北京話，「如果沒有這樣的堅持，如果你承認它的平等地位，你就無法跟它競爭」盧誕春解釋說，世界上多語族的國家並非沒有，最重要的是彼此採取尊重的態度。

楊允言進一步指出語言有兩種學習的管道，一種是用聽的、用說的，一種是用看的、用寫的，在目前的教育政策下，台語卻只能用聽的與說的，對一種語言而言，可能有大半的詞彙會因此流失。

這也是他們採用羅馬字的原因。盧誕春覺得相較於漢字，羅馬字較能完整的表達出台語文，再說文字的外形並不重要，重要的應是能適切表達、知道如何說與寫。

■■■

跨校性的台語文運動持續到現在，雖然元老一個個地畢業，但彼此間可不鬆懈。他們甚至計劃於明年二月推出「台文基金會，5%救台灣」，希望已入社會工作的台語文運動者每人能捐出薪水的百分之五來資助台語文運動。第一年的計劃希望能找到三十人，招募一百萬元翻譯十二本左右的世界名著，盧誕春用心良苦的說，台語文運動必須下很大的功夫，他們所做並非只是想得到別人的肯定，而是以一長期性的、有組織的運動來看待台語文的發展。

至此，你是否已開始感受到台語文運動未來的“出路”了？



▲楊允言與他太太黃玉翎合照於玉山主峰。（圖／楊允言提供）

知識檳榔族

各校台語文社

簡介

資料整理／林秀麗

一、成大 台語社

成大台語社於1988年10月成立，主要是由校內的一群教授共同發起。它不但是各大專院校裡第一個成立的台語文相關社團，成立之初即吸引了八十幾位同學參加，人數的眾多可能也會令現在的異議性社團既忌妒又羨慕。

成大台語社剛開始成立之時，除了有開福佬話的會話班、文書班外，還有台灣史方面的課程安排，暑假期間還與成大經緯社合辦了台灣文化營。之後，成大台研社陸續增加了社會主義、甚至是客語的課程，1991年10月時還舉辦了台灣文化週。

二、交大 台灣研究社

交大台研社於1990年三月學運後成立，是由一群曾經參與三月學運的學生所發起。相較於其它學校的台語文社團，交大台研社並非是完全以台語文運動為主，但在日後校際的台語文運動中，卻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交大台研社的台語文活動，主要是以系列演講與會話課為主。1991年開始以羅馬字拼音的方式，在網路上用台語文交談及交換訊息，後來其它學校也陸續加入，甚至還有海外的留學生也加入討論。

1992年，交大辦了台灣文化營，各校的台語文社都有社員參加，在經過幾番討論之後，便於五月成立了「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延續至今。

六、清大 台語文社

清大台語文社原本是隸屬於台研社內部的母語組，後於1992年8月獨立出來，成立台語文社。

從本土語言講座到台語文的欣賞，清大台語文社後來也開始在網路上以羅馬拼音的方式，書寫台語文字，而且與交大的台研社一起在網路上成立了福佬話及客語的討論區。

三、台大 台灣語文研究社

於1990年6月成立的大台語文社，主要是希望能透過社團的力量，結合一些關心台灣本土語言發展的朋友，共同來推動台灣的語言文化。

台大台語文社成立時，社員約有五十名，其中以福佬話或客語為母語的同學都有。一年後客家社成立，台語文社也就全然以推廣福佬話的活動為主。比較特別的是在女性主義思潮漸蔚為顯學之際，台大台語文社也開了一個「性別小組」，不僅研讀一些女性主義的相關論述，也進一步反省與檢討台語文運動中的兩性地位及權力關係。另外，族群問題也成了台語文社探討的重點。台大台語文社除了邀請客家社、原聲帶社一起舉辦座談會外，也共同發表了一份聲明，要求教育部落實本土化課程，將台灣史及台語文（包括了福佬話、客語及原住民語）放入通識教育中。

■資料來源／九十年代以來校園台語文運動狀況；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成員合寫。

四、淡江 台灣語言文化研究社

只因很單純地對台語有興趣，淡江台語文社於1991年開始籌備，9月正式成立。初期台語文社不僅有福佬話班，也有客語班，還有包含了泰雅族的變遷、客語及客家文化、台灣歌謠等內容的演講與討論會。

1992年淡江台語文社舉辦了第一屆台灣語言文化研習營，約有三、四十人參加。

五、實踐 台灣文學欣賞研究社

實踐的台研社是由一群熱愛台灣鄉土的同學所組成，大約於1991年6月創社。因為標榜的是台灣文學欣賞研究，所以社團運作的重點擺在台灣文學的讀書會上。不過後來也陸續加入了台灣史、電影讀書會、台文讀書會、及台灣文學中女性的角色地位的探討。

■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

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約於1992年5月成立。所以成立，起因於同年2月在交大台研社舉辦的「冬令台灣文化營」中，由於各校台語文相關社團幾乎皆有人來參加，便一起討論所有社團共同成立一聯合團體的可能性，當下並決定此一團體的名稱為「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後來經過多次的籌備與討論，隨著第一任會長及五名執行委員的選出，也宣告了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的正式成立。

初期，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除了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台教會，希望台教會的教授們能重視本土語言問題、上課時能儘量用台語來講課外，最重要的是決定以出刊物的方式來推動台語文運動。

1992年9月，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所策劃的刊物《台語學生》正式創刊。《台語學生》主要由台大、成大、清大、淡江的台語社、交大台研社、台大客語社、及實踐台文社輪流主編，一個月出三期，採取訂閱而非贈閱的方式，半年後訂戶約有三百多人。

由於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的成員同時也是各校台語文社的社員，大抵都不太有餘力再從事校內社團以外的相關活動，包括刊物的持續發行也需要很大的毅力。不過即使如此，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還是都會利用暑假的空檔，做一些採訪與資料整理的工作。今年二月，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便經由台笠出版社出版《台語這條路——台文工作者訪談錄》一書，是成員去年暑假採訪十四個文字工作者後的資料整理。

相較於其它跨校性社團，學生台灣語言促進會從1992年成立至今，可能是極少數能夠持續運作、也將繼續運作下去的團體。



研究生手記

(圖/本報資料室)

在學院中

想像離開學院

文/周易正(清大社人所研究生)

坐在咖啡廳與同班的研究生一起討論關於最近要在新竹辦的活動，突然想起幾年前，在二二八族群融合的遊行過後，學長們跟我也是在這個同樣的位置聊天，一票人擁擠而溫暖地圍在一個小桌子前，弄不清是獨家配方還是過期食品，冰紅茶還是一樣地詭異；除了人事時空的變化，總覺得有些其他的不同一時說不出來，直接感覺到的是意義廣泛而等於無意義的氣氛不同，說話的修辭、思考的脈絡可能都是這個場景的燈光與襯底音樂。事關節奏與調調。

或許三月學運是一個分界點吧，在我們這屆的研究生中，即便是最老同學也未能趕上那場中正廟的盛會，每個人都是像古老傳說一樣從學校長老口中聽來，熱情理想之種種在二手傳述間擦落不少，就算聽到的是神話版，也總是逝去的、一個我們不在(absence)的敘述。或許台灣、本土化意義的轉變是一個分界點吧，在我們警覺到什麼以前，台灣研究已經譁然成為主流，我們完全不需要去爭取、去反抗；台灣這個辭彙也不像從前只要提到便儼然是個革命家，當市面上的少女寫真集以本土化做為廣告詞，那個詞彙如何還能對我們產生什麼理想？或許國民黨也是一個分界吧，曾幾何時身邊已經找不到除了父母外的任一個國民黨員，甚至連邊緣的支持份子都渺無蹤跡；在平常的生活場域中要說出支持國民黨其實是需要相當的勇氣，異類反而是那些拿著國旗的人。

產生我們這群學生的時代已經全然與三月學運前的氣味完全不同了，太多的前輩為我們衝撞出舞台、為我們爆開了一個個的禁忌；我們的生活仍舊讀著共產黨宣言，卻少了那股逃出體制的快感，多出來的是武裝全副而找不到敵人的失落。

最流行、最激進的理論取向，尚未在台灣開出實踐之路；每個人留在學院裡、在尚未作任何事以前，憂慮著如何不被收編，如何不朝向國家；又或者反思一直習以為常的異性戀思維、中產階級心態、理體中心論……，學院中不斷檢討在社會上浪潮未息的社會運動，暫不論對錯，我們這一代在學手投足間確實是較為絆手絆腳，反抗並不具有神聖性，沒能掩護我們逃過各種令人驚訝的反省，各種他者繼續湧入心中。

身旁的同學正說著：如果我們去推動這件事，但當地的民眾並不覺得這樣比較好，這樣我們是不是太本位主義；如果我們覺得生態環境比較重要，而當地民眾只希望工商業能在當地發展起來呢；我們這樣努力的結果會不會在最近的總統、立委選舉的脈絡中被惡霸地收編呢；我們在說服群眾的過程，會不會複製男女的宰制關係呢；在我們批評資本家的詞彙中，是不是又落入資本主義邏輯呢？

我想我們這一代面對的是這樣的困難。



資訊流竄的

移動牢籠

文/王志弘

Henri - Frederic Blanc(1995)《黃昏的困獸》
(Combat de fauves au crepuscule, 1990)。
黃有德譯。台北：皇冠。157頁，150元。

一位志得意滿的成功廣告人，傍晚來到出租公寓，見門房不在，心中暗喜可以藉此殺價，卻在進入電梯以後發覺自己身陷其中，動彈不得，成了「黃昏的困獸」，於是一段黑色幽默喜劇便此展開。

廣告人企圖藉由其推銷商品的高超技藝和對於人性心理的操控，誘使女主人、清潔婦和郵差，替他求救。不幸地，他的花言巧語完全失效了，經過一番屢挫屢敗，廣告人開始焦慮地思索、懷疑和敏感自己的生命與存在。然而，當廣告人在三周的監禁之後終於得以脫身時，卻誤認自己將成為食人族的晚餐而跳樓自殺，掛在樹上，宛若聖誕飾品：一個糖粉人。

陳克華在這本書的導讀裡指出了這部黑色喜劇的主題：對廣告文明的質疑。證諸書中許多段落，作者對於廣告人確實深惡痛絕，例如透過女主人之口罵他：「你的大腦只用來計算自己的利益，講話只為得到好處或為自己的怯弱辯白……你自認聰明，因為你善於蠱惑同一類的人；你自認自由是因為你有能力作惡；你自認優越，因為你極會利用卑微的人心靈的貧乏；多虧你發臭的心理學，你能使他們相信很荒謬的事……」。

或者，如廣告人的自白：「我是假裝煞有其事的人，我賣時髦，我哄騙百姓，我讓大家信服：喝速食湯就會活得更緊湊，買快速冷凍的雞就會比較不孤單……」。不過，筆者以為這部小說最獨特的意象，還是身困電梯牢籠的廣告人。

在資本主義時代裡，廣告可以說是資訊流通業的代表，不僅因為它編造與處理大量訊息，更重要的是它站在資本主義的舞台中央，呈現出繁麗夢幻的奇景與慾望，本身便是資本主義的精神象徵。

另一方面，電梯是魔術箱一般的載人機器，進去再出來，就到達了目的地，移動的過程被隔絕在外，不必理會；垂直的運動顯現了最高的效率，不再是電梯的盤旋蜿蜒，而是直來直往的連接；這種運行方式，正是當代社會的移動典範。

迅速的移動總是伴隨了萬一停滯的焦慮；為了移動而將自己關閉起來，似乎是獲取移動速度的必要之惡。不論是在電梯、汽車、飛機，或其他運輸工具的封閉空間裡，還是使用電腦與電話來傳遞資訊，都有這種停頓、斷裂和無法判定情況的恐懼感。因為我們一向習慣於親身見聞方屬真實無虛，腳踏實地才算安穩屹立；飛馳的速度，和聲音、影像與訊息的片面接觸，雖然能跨越時空，卻超出了人類身體的感官界線，屬於心靈想像的範圍(我們想像電話線的彼方是一個有形體的真人)。或許，身體感覺與心靈感知的這種脫落，是當代人必須克服或忘卻的存在狀況。

當廣告失去了魅力魔力，電梯也故障停頓，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境地。如果每日龐大的資訊流動不再有意義，而我們藉以移動和溝通的一切管道和路徑都阻塞了，生命是否就此停滯？或者，我們只好不斷地反求諸己來探詢存在的意義，就像書中的廣告人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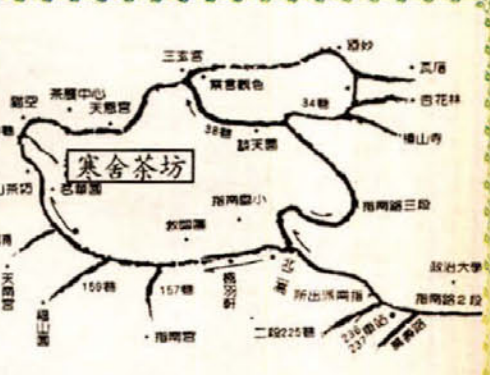
「鐵的牢籠」是社會學家韋伯對於理性化之惡果的預言，那麼，「資訊流竄的移動牢籠」是後現代社會的地獄景象嗎？

知識檳榔族

28



山頂人茶園
寒舍茶坊



品茗·茶葉茶具

早上 8:00 ~ 凌晨 2:00
(國定假日 24 小時)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3 段 40 巷 6 號
電話：9384884 · 9384934



(圖/本報資料室)

反對 民營化

一場與自由主義者的戰役！

文/吳冠良(全國公營事業工會聯合會執行幹事)

社運
小蜜蜂

「效率」

率」、「世界潮流」這幾個名詞這幾年相當流行，凡掛上「效率」都是最好的，若再加上「世界潮流」幾乎就是真理。隨著共產國家的崩潰，自由主義的氣焰更加囂張，「市場」、「競爭」成了萬靈丹，「壟斷」與「剝削」之間的等號浮現了出來，「國家」成了萬惡罪魁，把國家趕出經濟領域是當務之急，若能「無為而治」是最好的。民營化政策便是在這種氛圍中被推上檯面，然後迅速地成為全民的共識。但是，很少人想過：為何掛上幾個抽象的名詞就能成為全民的共識？

效率的問題

自由主義者提出民營化，主要針對公營事業的經營效率不彰，於是祭出「市場經濟」的魔法，要求國家釋出經營權及所有權，由市場競爭來解決一切問題。在他們的提法之下，民營化成了解決效率問題唯一的方法，而且民營化的種種代價（財團化、物價膨脹等等）都不重要，因為那是「市場」決定的。

事實上，公營事業的存在並不能完全以效率為考量，以油、電、電信、大眾運輸而言，這些民生公用事業背負了更多攸關社會福祉的責任，效率只是一個附帶的問題。而且，這些公營事業多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不管公營或私營，結果都一定是壟斷，再者，這些公營事業掌握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私壟斷的結果等於將台灣的經濟命脈送給財團，台灣的金權政治已經夠嚴重了，民營化只會讓這樣的狀況更加惡化，如果依照自由主義者的說法，不惜財團治國的代價也要民營化，那麼，這些惡果要由誰來承擔？

效率只是公營事業的一部份問題，但只是一部份，如何照顧到所有人的生活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公營事業工會全國聯合會簡介

1994年6月，中華工程、中石化民營化完成，威京集團以極低的價格取得經營權，員工被裁員1/3，沒被裁員的減薪4至7成，民營化政策被證實為「財團化」、「私有化」政策。

於是，由台灣石油工會、高雄電信工會、中興紙業工會、台肥工會、台機工會、中船工會、榮工處工會、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中正機場台北航空貨運站工會等十餘家公營事業工會共同發起組織「公營事業工會全國聯合會」，試圖以工會的集結力量與政府當局進行角力，阻擋民營化政策的繼續推展。

全聯會成立期間最重要的一次行動是今年的7月14日舉行的「714捍衛全民資產大遊行」，這一次遊行是全聯會第一次的大規模動員，試圖以此檢視全聯會的動員實力，並作為反民營化運動向社會宣誓的起點。

今年10月14日，全聯會正式成立，截至目前為止，勞委會仍未「准許」全聯會成立，但已有近三十家公營事業工會加入，這是台灣最大的工會聯合會，對於反民營化運動而言，全聯會是一個政治高地，創造與政府當局進行政策對話的空間，並進一步將反民營化的訴求社會化，都是全聯會的任務。

世界潮流？

這些年許多東西只要掛上一個「世界潮流」，就彷彿穿上一個金剛不壞之身，任誰都無法撼動他的正當性。民營化政策也是如此。共產國家崩潰之後，全世界共有一百多個國家正在推動民營化，民營化儼然是世界潮流，其正當性牢不可破，台灣也正陷在此一情境之中，推動民營化成為全民的共識，因為它是世界潮流。

事實上，各個國家推動民營化的背景都不相同，第三世界國家是被國際貨幣基金IMF逼迫還債，先進國家是因為籌措財政收入，但是，這些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右派政黨執政，所以民營化成為主要政策，如果是左派政黨執政，必定會急於收回國營事業。因此，民營化根本不是世界潮流的問題，它是左右之爭！目前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右派政黨執政，所以民營化一定是主流，但是，如果不考慮

台灣的狀況而一味地跟隨這所謂的「世界潮流」，就難免有點盲目且可笑了。而且，如果因為掛上「世界潮流」的標籤而使得公營事業的問題失去討論的空間，更將造成遺憾。

勞動條件 / 工運的發展

許多自由主義者批評反對民營化的公營事業員工是「既得利益者」，只為了捍衛自己的高薪。公營事業的待遇確實比一般的民營企業好，但這並不表示公營事業的員工享受高薪是錯的，反而一般民營企業應該比照公營事業的待遇。在這裡，公營事業起了一個示範作用，為勞動條件的人性化樹立一個標準：所有產業的受雇者勞動條件皆應以公營事業為最低標準。

再者，台灣目前的工運是以公營事業工會為主力，公營事業工會可稱為台灣工運的火車頭，一旦民營



(圖/全聯會提供)

化之後，這些工會勢必萎縮（幹部被優先裁員、限制參與工會的時間等），台灣的工運勢必倒退，所以，反對民營化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要捍衛台灣工運的堡壘——公營事業工會。

結論

民營化一直為自由主義者所「引以為傲」，但是民營化之後卻非真的為全民所有，而只是將公營事業的龐大資產送給財團，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私有化政策。當「私」有化與「民」營化劃上等號時，與自由主義者的激戰便已開始。反對民營化是一個長期且大規模的戰役，也是未來幾年內最重要的工運議題，左右之爭將在這一場戰役中日益尖銳，但是，反對民營化不應只有公營事業員工，台灣未來的走向，是所有人的責任，反對民營化是決定這一個走向的起點，要左要右，端看大家的選擇了。

★綠色台北系列講座——「社會改造的施力點」

時間：12.8.7PM
 地點：庭緣——咖啡與茶（羅斯福路三段283巷3號2樓）
 推薦理由：這是台北市環境改造協會十二月份「綠色台北系列講座」的第一場演講。環改會邀請了文化大學生物系教授、環保聯盟前任會長鄭先佑主講「社會改造的施力點」，多少顯示了環改會想瞭解社會改變的機制，進而掌握社會改造的施力點的信心。這次的演講，配合詳細的流程圖與投影片，鄭先佑將由都市環境問題切入，透過生活化的語言來描述社會改造的施力點，對環境改革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前往聽聽。

性別／李安妮

★影片欣賞 (Nihate Kisses) + 李元貞 (性愛／個人／歷史)
 時間：12.9 (六) 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藝文區
 電話：02 - 3638244
 在女導演芭芭拉·漢默 (Barbara Hammer) 有心的尋覓拼湊下，一向被貶為邊緣的同性戀文化終於呈現出較完整的面貌：片中運用的資料有遠自三十年代的「第一部男同性戀電影德國的記錄影片」等，希望藉此影片，鼓勵每一個觀眾，保存身邊所有的瑣細雜物，它們就是建立歷史最真實的憑據！

★同志〈有時候我喜歡男一性〉

時間：12.3 (四) 14:00 - 17:00
 地點：Loconation cafe
 電話：02 - 7066321
 1995 國際愛滋紀念被單特展及系列活動

★〈國際愛滋被單展示〉

時間：12.3 - 8 : 00 - 20:30
 地點：台北市政府大廳
 六百張來自美國、日本、台灣的愛滋紀念被單，繼續熱烈展出中，這些被單不僅是紀念因愛滋病而死去的人們的生命結晶，更是充滿創意的美麗民間藝術作品。

★〈為愛滋而走〉遊行

時間：12.10 (四) 8:00 - 12:00

★〈義診〉

時間：12.10 (四) 9:00 - 15:00
 地點：台北市政府一樓大廳

★綠色台北系列講座二——「都市公園與社區參與」

時間：12.15.7PM
 地點：庭緣——咖啡與茶（羅斯福路三段283巷3號2樓）
 推薦理由：現就讀於台大經濟系的陳啟怡是這次演講的主講人。陳啟怡將與讀者分享她親身參與永康公園規劃時的內心感受，包括了如何擬定實踐步驟、串聯社區居民等。如果讀者對社區組織的工作有興趣，可去也！



美術／錦華

★陶文岳 (95 各展)

時間：12.9 - 12.24
 地點：帝門藝術中心
 讀曰：陶文岳這次的各展有個副標題——「靈魂轉彎處，靈魂怎麼轉彎？在哪裡轉彎？或許看得見國王新衣聰明的你可以在他「植物的九種狀態」連作下看到綜合媒材的轉彎。

★郭博州 (郭博州各展)

時間：12.9 - 12.15 TEL: 9300754
 讀曰：郭博州，見山藝術群的一員。這個號稱搞革命的新興藝術團體，在短短兩個多月，在社區中辦了三場巡迴展和十幾場相關的藝文活動。儘管有人質疑他們的革命色彩，本報小記者還是建議大家看了再說話！不然，噫噫哩哩說的都是廢話。

★鍾耕略 (自然的聲音)

時間：12.9 - 1.8
 地點：家畫廊 (02 - 5914302)
 讀曰：素素的超級照相寫實功力，大家實在沒啥事可作的話，可以去數數他畫了幾片葉子？還有幾支草？幾點露？

音樂阿鎖

★B - nido 現場演唱
 時間：星期五、六、日晚間
 地點：B - nido
 電話：3511007
 直到截稿日期以前，他們都尚未排出下個月的演唱陣容。麻煩大家自己打電話詢問。

★陳伯偉、老哥，現場演唱

(BIRD 搞歌 PART II)
 時間：12.10 (四) 7:30PM
 地點：漂流木
 電話：3657413
 老哥依舊在做著大校工，依舊簽約在水晶底下，預計第二張專輯就快出了。這次他應該會唱不少的新歌，包括有馬季登輝的「戰歌」。

★APALIZ 陽光道，佛羅門歌吉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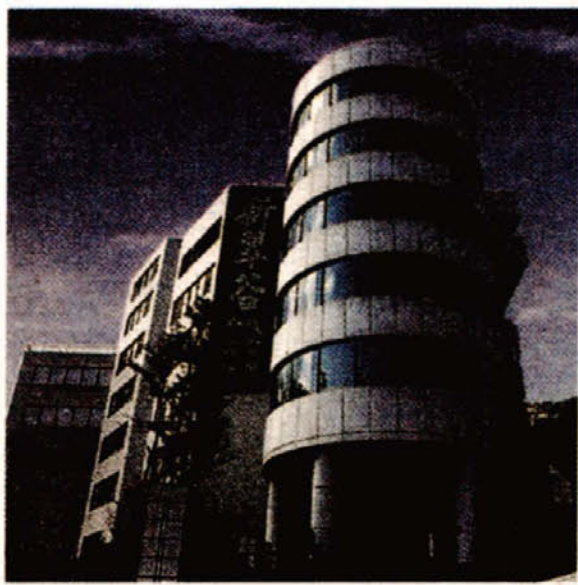
(原住民之夜)
 時間：每週六，暗時九點
 地點：漂流木
 電話：3657413
 陽光道自小和神父、修女混在一起，長大了卻出國修習正統西班牙吉他，平常會在表演單上印得整齊齊的曲目，這回卻在漂流木裡與酒同香。三十萬元的吉他，彈奏有原住民味的佛羅門歌。

★原住民之夜

時間：每週五、六，暗時七點半
 地點：漂流木
 不收門票，空氣中瀰漫小米酒的香味……請共同來發掘原住民歌手的臥虎藏龍！

台南之聲 FM89.7 南瀛之聲 FM97.7 時間：星期——星期六，10PM - 11PM
 星期一—虛擬真實網路 (情報、人物、雙向交流)
 星期二—MRATIME (溫馨、良知、成長、關懷)
 星期三—破裂時代——空中破週報 (一鍋為事、專題報導、破專欄……精華語錄)
 星期四—人物專訪 (文化、弱勢、另類……)
 星期五—顛覆年代——空中論壇 (破週刊內話題延申、CALL - IN、由破週報提供當期刊物。)
 星期六—另類島嶼邊緣

少年台灣節目表



世紀視野由此眺望
一個全方位的專業會議場所

新翠谷

會議休閒中心



最專業的設備 最熱忱的服務

新翠谷成立於 1994 年 6 月中旬，位於台北坪溪風景線上，四面青山溪水環繞，是距台北市中心最近，交通最便利的會議休閒中心。具多元化設計的使用功能，專供各公司、機關團體舉辦各種型態的活動之用。新翠谷擁有可容納 204 人的國際會議廳。備有同步翻譯系統、同步錄影設備、24 軌音響系統、新聞記者席及各項先進會議設備。會議廳內採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高級座椅，即使長時間開會也不會覺得疲累。每張座椅均附有耳機、麥克風，另有活動桌板可做摘記，有助提高會議成效。其它各型會議室可容納 8 至 100 人，可依不同的會議規模，變化場地佈置、隔間，便於分組討論。各會議室採景優美，陽光輕灑，在大自然氣氛中進行的會議，更有效率且輕鬆愉快。



忙碌、緊張的生活步調，何不給自己一天～放輕鬆

新翠谷有室內溫水游泳池，男女三溫暖、健身房、卡拉 OK、撞球台等設施，提供完備的休閒活動。讓您徹底放輕鬆！



感受尊榮 體驗不凡

典雅尊貴套房及浪漫雅緻雙人房，讓您體驗不同的休閒享受！

新翠谷會議團體住宿提供 2-6 人客房，內部陳設皆採用熱帶風情藤製傢俱，舒適自在。內部隔間別出心裁，每間均有客廳、餐廳、客房及衛浴設備，讓與會者在會後閒暇時可以舒暢身心。開會像渡假，舒適又自在！

品味知性 雅緻空間

新翠谷在餐飲方面有精心設置的中、西餐廳；五星級名廚手藝，為您提供美味料理，無論大宴小酌、婚宴喜慶、尾牙聚餐，均能讓賓主盡歡。在容納二百餘人的宴會廳內可用餐、跳舞，更可高歌一曲，歡樂的氣氛，使活動更加圓滿。於浪漫雅緻的西餐廳內，享用各式簡餐，品嚐精美午茶點心。談心、洽公。輕鬆愜意。

新



谷



新翠谷提供專業、知性、健康的設備與服務
由衷的期待您的光臨與指教。歡迎來電洽詢

台北縣深坑鄉新埤內 11 號
TEL : (02) 662 - 9238
FAX : (02) 662 - 7145 · 662 - 9245